

汉书

高祖纪上

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，姓刘氏，讳暉，本名知远，及即位改今讳。其先本沙陀部人也。四代祖讳湍，帝有天下，追尊为明元皇帝，庙号文祖，陵曰懿陵；《五代会要》：湍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。高祖母陇西李氏，追谥明贞皇后。曾祖讳昂，晋赠太保，追尊为恭僖皇帝，朝号德祖，陵曰沛陵；《五代会要》：懿陵、沛陵皆无陵所，遥申朝拜。曾祖母虢国太夫人杨氏，追谥恭惠皇后。祖讳僖，晋赠太傅，追尊为昭献皇帝，庙号翼祖，陵曰威陵；祖母鲁国太夫人李氏，追谥为昭穆皇后。皇考讳璠，事后唐武皇帝为列校，晋赠太师，追尊为章圣皇帝，庙号显祖，陵曰肃陵；皇妣吴国太夫人安氏，追谥章懿皇后。后以唐乾宁二年，岁在乙卯，二月四日生帝于太原。

帝弱不好弄，严重寡言，及长，面紫色，目睛多白。初事唐明宗，列于麾下。明宗与梁人对栅于德胜，时晋高祖为梁人所袭，马甲连革断，帝辍骑以授之，取断革者自跨之，徐殿其后，晋高祖感而壮之。明宗践阼，晋高祖为北京留守，以帝前有护援之力，奏移麾下，署为牙门都校。应顺初，晋高祖镇常山，唐明宗召赴阙，会闵帝出奔，与晋高祖相遇于途，遂俱入卫州，泊于邮舍。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，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于晋高祖后，及有变，敢拥晋高祖入一室，以巨木塞门，敢寻死焉。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，遂免晋高祖于难。《通监考异》

引《汉高祖实录》云：是夜，侦知少帝伏甲，欲与从臣谋害晋高祖，诈屏人对语，方坐庭庑。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鎗立于后，俄顷伏甲者起，敢有勇力，拥晋高祖入一室，以巨木塞门，敢力当其锋，死之。帝解佩刀，遇夜晦，以在地苇炬未燃者奋击之，众谓短兵也，遂散走。帝乃匿身长垣下，闻帝亲将李洪信谓人曰：“石太尉死矣。”帝隔垣呼洪信曰：“太尉无恙。”乃逾垣出就洪信兵，共护晋高祖，杀建谋者，以少主授王宏贄。

清泰元年，晋高祖复镇河东。三年夏，移镇汶阳。帝劝晋高祖举义，赞成密计，经纶之始，中外赖之。晋高祖以帝为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及契丹以全军赴难，大破张敬达之众于晋阳城下，有降军千余人，晋高祖将置之于亲卫，帝尽杀之。晋国初建，加检校司空，充侍卫马步都指挥使，权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，寻改陕州节度使，充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。契丹主送晋高祖至上党，指帝谓高祖曰：“此都军甚操刺，无大故不可弃之。”晋高祖入洛，委帝巡警，都邑肃然，无敢犯令。

天福二年夏四月，加检校太保。八月，改许州节度使，典军如故。三年夏四月，加检校太傅。冬十月，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十一月，移授宋州，加检校太尉。十二月，加同平章事。时帝与杜重威同制加恩，帝愤然不乐，恳让不受，杜门不出者数日。《通监》：知远自以有佐命功，重威起于外戚，无大功，耻与之同制。制下数日，杜门四表辞不受。晋高祖怒，召宰相赵莹等议落帝兵权，任归私第。莹等以为不可，乃遣端明殿学士和凝就第宣谕，帝乃承命。五年三月，改鄴都留守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九月，奉诏赴阙，晋高祖幸其第。六年七月，授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七年正月，加侍中。时天下大蝗，惟不入河东界。六月，晋高祖崩于鄴宫，少帝即位，加帝检校太师。八年三月，进位中书令。

开运元年正月，契丹南下，契丹主以大军直抵澶州，遣蕃将伟王率兵入雁门。朝廷以帝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，帝大破伟王于忻口。寻奉诏起兵至土门，军至乐平，会契丹退，乃还。三月，封太原王。七月，兼北面行营都统。二年四月，封北平王。三年五月，加守太尉。是月，帝诛吐浑白承福等五族凡四百人，以别部王义宗统其余众。九月，案：此下有脱文。犯塞，帝亲率牙兵至朔州南阳武谷，大破之。《东都事略·郭进传》：契丹屠安阳，高祖遣进拒战，契丹败走，以功除刺史。十一月，契丹主率蕃汉大军由易、定抵镇州，杜重威等驻军于中渡桥以御之。十二月十日，杜重威等以全军降于契丹。十七日，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受契丹命，陷京城，迁少帝于开封府。帝闻之大骇，分兵守境，以备寇患。

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，契丹主入东京。癸巳，晋少帝蒙尘于封禅寺。癸卯，少帝北迁。二月丁巳朔，契丹主具汉法服，御崇元殿受朝，制改晋国为大辽国，大赦天下，号会同十年。是月，帝遣牙将王峻奉表于契丹，契丹主赐诏褒美，呼帝为儿，又赐木柅一。蕃法，贵重大臣方得此赐，亦犹汉仪赐几杖之比也。王峻持柅而归，契丹望之皆避路。及峻至太原，帝知契丹政乱，乃议建号焉。是月，秦州节度使何建以其地入于蜀。戊辰，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与文武将吏等，以中原无主，帝威望日隆，群情所属，上笺劝进，帝谦让不允。自是群官三上笺，诸军将吏、缙黄耆耄，相次迫请，教答允之。庚午，陕府屯驻奉国指挥使赵晖、侯章、都头王晏杀契丹监军及副使刘愿，晖自称留后。契丹因授晖陕州兵马留后，侯章为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王晏为副都指挥使，晖等不受命。《宋史·王晏传》：开运末，与本军都校赵晖、忠卫都校侯章等戍陕州。会契丹至汴，遣其将刘愿据陕，恣行暴虐。晏与晖等谋曰：“今

契丹南侵，天下汹汹，英雄豪杰固当乘时自奋。且闻太原刘公，威德远被，人心归服，若杀愿送款河东，为天下倡首，则取富贵如反掌耳！”暉等然之。晏乃率敢死士数人，夜逾城入府署，劫库兵给其徒。迟明，斩愿首悬府门外。众请暉为帅，章为本城副指挥使、内外巡检使兼都虞候，乃遣其子汉伦奉表晋阳。

辛未，帝于太原宫受册，即皇帝位，制改晋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。《契丹国志》云：汉祖仍称天福年号，曰：“予未忍忘晋也。”甲戌，帝以晋帝举族北迁，愤惋久之。是日，率亲兵趋土门路，邀迎晋帝至寿阳，闻其已过，乃还。契丹闻帝建号，伪制削夺帝官爵。以通事耿崇美为潞州节度使，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，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，以扼要害之地。丁丑，磁州贼帅梁暉据相州。己卯，帝遣都将史宏肇率兵讨代州，平之。初，代州刺史王暉叛归契丹，宏肇一鼓而拔之，斩暉以徇。庚辰，权晋州兵马留后张晏洪奏，军乱，杀知州副使骆从朗及括钱使、谏议大夫赵熙，以城归顺。时晋州留后刘在明赴东京，朝于契丹，从朗知军州事，帝方遣使张晏洪、辛处明等告谕登极，从朗囚之本城。大将药可侑杀从朗于理所，州民相率害赵熙，三军请晏洪为留后，处明为都监。辛巳，权陕州留后赵暉、权潞州留后王守恩，并上表归顺。癸未，澶州贼帅王琼与其众断本州浮桥，琼败，死之。时契丹以族人朗鄂为澶州节度使，朗鄂性贪虐，吏民苦之。琼为水运什长，乃构夏津贼帅张乙，得千余人，沿河而上，中夜窃发，自南城杀守将，绝浮航，入北城，朗悟据牙城以拒之。数日，会契丹救至，琼败死焉。契丹主初闻其变也，惧甚，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，寻遣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归镇。

三月丙戌朔，诏河东管内，自前税外，杂色征配一切除放。是日，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阁之礼，契丹主以舅萧翰为宣武军

节度使。辛卯，权延州留后高允权遣判官李彬奏：本道节度使周密为三军所逐，以允权知留后事，上表归顺。未几，帝召密赴行在。壬辰，丹州都指挥使高彦珣杀契丹所命刺史，据城归命。壬寅，契丹主发自东京还本国。是日，宿于赤岗，至晡，有大声如雷，起于敌帐之下。契丹自黎阳济河，遂趋相州。庚戌，帝以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泗州防御使、检校太保刘崇为太原尹、检校太尉，以北京马步军都虞候郭从义为郑州防御使、检校太保，以北京兴捷左厢都指挥使李洪信为陈州刺史、检校司徒，以兴捷右厢都指挥使尚洪迁为单州刺史、检校司徒，以北京武节左厢都指挥使盖万为蔡州刺史，以武节右厢都指挥使周晖为濮州刺史，以保宁都指挥使硃奉千为随州刺史。辛亥，吐浑节度使王义宗加检校太尉，以前忻州刺史秦习为耀州团练使。癸丑，以北京副留守、检校司徒白文珂为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

夏四月己未，以北京马军都指挥使、集州刺史刘信为滑州节度使，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傅；以北京随使、右都押衙杨邠为权枢密使、检校太保；以北京武节都指挥使、雷州刺史宏肇为许州节度使，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傅；以北京牢城都指挥使、壁州刺史常思为邓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兼权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、三城巡检使；以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为同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；以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为权枢密使、检校司徒；以河东左都押衙扈彦珂为宣徽南院使、检校司徒；以右都押衙王浩为宣徽北院使、检校司徒；以两使都孔目官王章为权三司使、检校太保。是日，契丹主取相州，杀留后梁晖。《宋史·李穀传》：潜遣河朔酋豪晖入据安阳，契丹主患之，即谋北旋，会有告契丹以城中虚弱者，契丹还攻安阳，陷其城。晖，磁州滏阳人，少为盗，会契丹入汴，晖收集徒党，

先入磁州，无所侵犯，遣使送款于帝。晖侦知相州颇积兵仗，且无守备，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与其徒逾垣而入，杀契丹数十人，夺器甲数万计，遂据其城。契丹主先遣相州节度使高唐英率兵讨之。未几，契丹主至城下，是月四日攻拔之，遂屠其城。翼日，契丹主北去，命高唐英镇之，唐英阅城中遗民，得男女七百人而已。乾祐中，王继宏镇相州，奏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，杀人之数，从可知也。庚申，以石州刺史易全章为洺州团练使，以前辽州刺史安真为宿州团练使，以岚州刺史孟行超为颍州团练使，以汾州刺史武彦宏为曹州防御使，以前宪州刺史慕容信为齐州防御使，以辽州刺史薛琼为亳州防御使，以沁州刺史李汉韬为汝州防御使。癸亥，册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。甲子，以皇长子承训为左卫上将军，第二子承祐为左卫大将军，第三子承勋为右卫大将军，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永宁公主，皇侄承赞为右卫上将军。以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以河东观察判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升府州为节镇，加永安军额。以振武节度使、府州团练使折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，行府州刺史、检校太尉；以北京随使、左都押衙刘铢为河阳节度使；以河东支使韩祚为左谏议大夫，充枢密直学士。乙丑，遣史宏肇率兵一万人趋潞州。丙寅，以权知潞州军州事、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为潞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；以权点检延州军州事高允权为延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；以岢岚军使郑谦为忻州刺史，遥领应州节度使，充忻、代二州义军都部署。丁卯，以河东都巡馆驿、沿河巡检使阎万进为岚州刺史，领朔州节度使，充岚、宪二州义军都制置。戊辰，权河阳留后武行德以城来归。初，契丹主将发东京，船载武库兵仗，自汴浮河，欲置之于北地，遣奉国都虞候武行德部送，与军士千余人并家属俱行。至河阴，军乱，夺兵仗，杀契丹监吏，众推行

德为帅，与河阴屯驻军士合，乃自汜水抵河阳。河阳伪命节度使崔廷勋率兵拒之，兵败，行德等追蹙之，廷勋弃城而遁，行德因据其城。《隆平集·武行德传》：行德陷于契丹，伪请自效，因遣送将校数十人护所取尚方铠甲还契丹。至河阴，行德谓众曰：“我与若等能为边地鬼耶？”众素伏其威名，皆曰：“惟命。”遂攻孟州，走其节度使崔廷勋，悉以府库分诸校，而权领州事。遣其弟行友诣太原劝进。伪命西京留守刘晞弃洛城，南走许州，遂奔东京，洛京巡检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。未几，太为武行德所害。是日，蕃将耿崇美屯泽州，史宏肇遣先锋将马诲率兵击之，崇美退保怀州。崔廷勋以契丹众攻武行德于河阳，行德出战，为廷勋所败。汴州萧翰遣蕃将高牟翰将兵援送刘晞复归于洛。牟翰至，杀前澶州节度使潘环于洛阳。辛未，以河阳都部署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、检校太尉，充一行马步军都部署。甲戌，潞州节度使王守恩加检校太尉，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彦超为澶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。丙子，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镇之栾城。赵延寿于镇州自称权知国事。辛巳，陕州节度使赵晖加检校太尉，华州节度使兼陕州马步军都指挥使侯章加检校太傅，以陕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兼绛州防御使王晏为晋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，以丹州都指挥使、权知军州事高彦珣为丹州刺史。《隆平集·王晏传》云：汉祖威名未振，而晏等归之，甚喜，即授以节度使。

高祖纪下

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，契丹所署大丞相、政事令、东京留守、燕王赵延寿为永康乌裕所縶，既而乌裕召蕃汉臣僚于镇州牙署，矫其主遣诏，命乌裕嗣位，于是发哀成服。辛卯，诏取五月十三日车驾南幸。甲午，以判太原府事刘崇为北京留守，命皇子承训。武德使李晖大内巡检。丙申，帝发河东，取阴地关路幸东京。时星官言，太岁在午，不利南巡，故路出阴地。丁酉，史宏肇奏，泽州刺史翟令奇以郡来降。《宋史·李万超传》：史宏肇路经泽州，刺史翟令奇坚壁拒命。万超驰至城下，谕之曰：“今契丹北遁，天下无主，并州刘公，仗大义，定中土，所向风靡，后服者族，盍早图之。”令奇乃开门迎纳，宏肇即留万超权州事。是日，契丹所署汴州节度使萧翰迎郟国公李从益至东京，请从益知南朝军国事。己亥，萧翰发离东京北去。乙巳，契丹永康王乌裕自镇州还蕃，行次定州，以定州节度副使耶律忠为定州节度使，孙方简为云州节度使。方简不受命，遂归狼山。戊申，车驾至绛州，本州刺史李从朗以郡降。初，契丹遣偏校成霸卿、曹可璠等守其郡，帝建义之始，不时归命，及车驾至，帝耀兵于城下，不令攻击，从朗等遂降。

六月乙卯，契丹河中节度使赵赞起复河中节度使。是日，契丹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张砺卒于镇州。丙辰，车驾至洛，两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。郟国公李从益、唐明宗淑妃王氏皆赐死于东京。甲子，车驾至东京。丙寅，以汉州就粮

归捷指挥使张建雄为濮州刺史，以金州守御指挥使康彦环为金州防御使。建雄、彦环皆因乱害本州刺史，自知州事，故有是命。以北京知进奏王从璋为内客省使。戊辰，制：“大赦天下。应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，天下见犯罪人，已结正未结正，已发觉未发觉，除十恶五逆外，罪无轻重，咸赦除之。诸州去年残税并放。东、西京一百里内，放今年夏税；一百里外及京城，今年屋税并放一半。契丹所授职任，不议改更。诸贬降官，未量移者与量移；已量移者与叙录。徒流人并放还。应系欠省钱，家业抵当外并放。宜以国号为大汉，年号依旧称‘天福’”云。己巳，诏青州、襄州、安州复为节镇，曹、陈二州依旧为郡。壬申，北京留守刘崇加同平章事。以中书舍人刘继儒为宗正卿；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兵部侍郎张允落职守本官；以尚书左丞张昭为吏部侍郎；以左散骑常侍边归说为礼部侍郎；以左散骑常侍王仁裕为户部侍郎，充翰林学士承旨；以右谏议大夫张沆为左散骑常侍，充翰林学士；以户部侍郎李式为光禄卿；以翰林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边光范为卫尉卿。甲戌，诏：“文武臣僚，每遇内殿起居，轮次上封事。”丁丑，以湖南节度使马希范卒，辍视朝三日。是月，契丹所命相州节度使高唐英为屯驻指挥使王继宏、楚晖所杀。

秋七月己丑，以御史中丞赵上交为太仆卿，以户部侍郎边蔚为御史中丞。甲午，武安军节度副使、水陆诸军副都指挥使、判内外诸司、江南西道观察等使、检校太尉马希广加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，行潭州大都督、天策上将军，充武安军节度、湖南管内观察使、江南诸道都统，封楚王。丙申，以鄴都留守、天雄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守太傅、兼中书令、卫国公杜重威为宋州节度使，加守太尉；以宋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高行周为鄴都留守，加守太傅；以郢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

侍中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；以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太尉赵赞为晋昌军节度使；《宋史·赵赞传》：赞惧汉疑己，潜遣亲吏赵仙奉表归蜀。判官李恕者，赵延寿宾佐，深所委赖，至家事亦参之，及赞出镇，从为上介。至是，恕语赞曰：“燕王入辽，非所愿也，汉方建国，必务怀柔。公若泥首归朝，必保富贵；狼狽入蜀，理难万全。倘若不容，后悔无及。公能听纳，请先入朝为公申理。”赞即遣恕诣阙。汉祖见恕，问赞何以附蜀。恕曰：“赞家在燕蓟，身受契丹之命，自怀忧恐，谓陛下终不能容，招引西军，盖图苟免。臣意国家甫定，务安臣民，所以令臣乞哀求覲。”汉祖曰：“赞之父子，亦吾人也，事契丹出于不幸。今闻延寿落于陷阱，吾忍不容赞耶！”恕未还，赞已离镇入朝，即命为左骁卫将军。以晋昌军节度使张彦超为鄜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师。庚子，以徐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、岐国公符彦卿为兖州节度使，加兼侍中；以邓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王周为徐州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；以许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刘重进为邓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；以兖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安审琦为襄州节度使；检校太师、莒国公李从敏为西京留守，加同平章事；以凤翔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侯益依前凤翔节度使，加兼侍中。辛丑，故守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谯国公刘 旬赠太保。甲辰，华州节度使侯章、同州节度使张彦威、泾州节度使史威，并加检校太尉。以晋昌军节度使、检校太保刘铢为青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；以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太尉白文珂为郢州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；以青州节度使杨承信为安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；滑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信、许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史宏肇，并加检校太尉。庚戌，以司天监任延浩为殿中监，以司天少监杜升为司天监。是月，契丹永康王乌

裕囚祖母舒嚕氏于木叶山。

闰月辛酉，以左卫上将军皇甫立为太子太师致仕。乙丑，禁造契丹样鞍辔、器械、服装。故开封尹桑维翰赠尚书令，故西京留守景延广赠中书令，以卫尉卿薛仁谦为司农卿。丙寅，唐故枢密使郭崇韬赠中书令，故河中节度使安重诲赠尚书令，故华州节度使毛璋赠侍中，故汴州节度使硃守殷赠中书令。丁卯，故青州节度杨光远赠尚书令，追封齐王，仍令所司追谥立碑。唐故河中节度使、西平王硃友谦追封魏王，故枢密使冯贇赠中书令，故河阳节度使、判六军康义诚赠中书令。故西京留守、京兆尹王思同、故邠州节度使药彦稠、故襄州节度使安重进、故镇州节度使安重荣，并赠侍中。庚午，以前延州留后薛可言为宣徽北院使，以监察御史王度为枢密直学士。新授宋州节度使杜重威据鄴都叛，诏削夺重威官爵，贬为庶人。以高行周为行营都部署，率兵进讨。辛未，以权枢密使杨邠为枢密使，加检校太傅；以权枢密副使郭威为副枢密使，加检校太保；以权三司使王章为三司使，加检校太傅。壬申，故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赠中书令，故曹州节度使石贇赠侍中，故滑州节度使皇甫遇赠中书令。故同州节度使刘继鄴、故贝州节度使梁汉璋，皆赠太尉；故宣徽使孟承诲赠太保。丁丑，有彗出于张，旬日而灭。己卯，陕州节度使赵晖加阶爵，晋州节度使王晏加检校太尉，河阳节度使武行德加阶爵，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加检校太尉。邓州节度使常思加检校太尉，移镇潞州。庚辰，追尊六庙，以太祖高皇帝、世祖光武皇帝为不祧之庙，高曾已下四朝，追尊谥号，已载于前矣。是日，权太常卿张昭上六庙乐章舞名：太祖高皇帝室酌献，请依旧奏《武德之舞》；世祖光武皇帝室酌献，请依旧奏《大武之舞》；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献，请奏《灵长之舞》；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献，请奏《积善之舞》；翼祖昭献

皇帝室酌献，请奏《显仁之舞》；显祖章圣皇帝室酌献，请奏《章庆之舞》。其六庙歌词，文多不录。

八月壬午朔，镇州驻屯护圣左厢都指挥使白再荣等，逐契丹所命节度满达勒，复其城。满达勒与河职责节度崔廷勋、洛京留守刘晞，并奔定州。驰驿以闻。庚寅，以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邢州节度使。辛卯，诏恆州复为镇州，顺国军复为成德军。乙未，以护圣左厢都指挥使、恩州团练使白再荣为镇州留后。丙申，诏天下凡关贼盗，不计赃物多少，案验不虚，并处死。以两浙节度使、守太师、兼中书令、吴越国王钱宏佐薨，废朝三日。丙午，以吐浑府节度使、检校太尉王义宗为沁州刺史，依前吐浑节度使。己酉，以刑部尚书窦贞固为吏部尚书。是日，薛怀让奏，收复邢州，杀伪命节度副使、知州事刘铎。初，怀让为洺州防御使，满达勒亟发健步督洺州粮运，怀让杀之以闻。帝遣郭从义与怀让攻取邢州，蕃将杨衮来援铎，怀让拒之，不胜，退保洺州，敌骑掠其部，民大被其苦。会镇州逐满达勒，杨衮收兵退，铎乃上表请命。怀让乘其无备，遣人给铎云：“奉诏袭契丹，请置顿于郡。”铎开门迎之，即为怀让所害，时人冤之。铎初受契丹命为邢州都指挥使，及永康王以高奉明为节度使，满达勒署铎为邢州副使兼都指挥使。帝至东京，奉明归镇州，令铎知邢州事，至是遇害。庚戌，文武百僚上表，请以二月四日降诞日为圣寿节，从之。前晋昌军节度副使李肃加左骁卫上将军致仕。是月，遣使诸道和市战马。

九月甲子，宰臣苏逢吉兼户部尚书，苏禹珪兼刑部尚书。丁卯，以吏部侍郎、权判太常卿事张昭为太常卿。戊辰，故易州刺史郭璘赠太傅。甲戌，宰臣苏逢吉加左仆射、监修国史，苏禹珪加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以吏部尚书窦贞固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宏文馆大学士，《宋史·窦贞固传》：初，

帝与贞固同事晋祖，甚相得。时苏逢吉、苏禹珪自霸府僚佐骤居相位，思得旧臣冠首，以贞固持重寡言，有时望，乃拜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以翰林学士、行中书舍人李涛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。《宋史·李涛传》：杜重威据鄴叛，高祖命高行周、慕容彦超讨之，二帅不协，涛密疏亲征。高祖览奏，以涛堪任宰辅，即拜中书侍郎兼户部侍郎、平章事。是日，权太常卿张昭上疏，奏改一代乐名。戊寅，诏以杜重威叛命，取今月二十九日暂幸澶、魏。己卯，以前枢密使李崧为太子太傅，以前左仆射和凝为太子太保。庚辰，车驾发京师。

冬十月癸未，以太子太保李麟为司徒，以太子太傅卢文纪为太子太师，以前磁州刺史李穀为左散骑常侍。《宋史·李蘧传》：旧制，罢外郡归本官，至是进秩，奖之也。甲申，车驾次韦城。诏：“河北诸州见犯罪人，自十月五日昧爽以前，常赦所不原者，咸赦除之。”壬辰，日有黑子如鸡卵。丙申，以相州留后王继宏为相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。至鄴都城下。丙午，诏都部署高行周督众攻城，帝登高阜以观之，时众议未欲攻击，副部署慕容彦超坚请攻之。是日，王师伤夷者万余人，不克而退。

十一月壬子，雨木冰。癸丑，日南至，从官称贺于行宫。己未，湖南奏，荆南节度使高从诲叛。辛酉，雨木冰。壬申，杜重威上表请命。癸酉，雨木冰。丁丑，杜重威素服出降，待罪于宫门，诏释其罪。鄴都留守、天雄军节度使高行周加守太尉，封临清王。以杜重威为检校太师、守太傅、兼中书令、楚国公。己卯，以许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史宏肇为宋州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；以滑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信为许州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；以澶州节度使慕容彦超为郢州节度使、

同平章事；以前定州节度使李殷为贝州节度使；以郑州防御使郭从义为澶州节度使。

十二月辛巳朔，以护圣左厢都指挥使、岳州防御使李洪信为遂州节度使，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；以护圣右厢都指挥使、永州防御使尚洪迁为夔州节度使，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丙戌，车驾发鄴都归京。癸巳，至自鄴都。甲午，以皇子开封尹承训薨。废朝三日，追封魏王。丁酉，帝举哀于太平宫。庚子，司徒李麟薨。辛丑，以前鄜州节度使郭谨为滑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。戊申，宿州奏，部民饿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。

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，帝不受朝贺。乙卯，制：“大赦天下，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。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，犯罪人除十恶五逆外，罪无轻重，咸赦除之。”己未，改御名为暹。辛酉，诏：“诸道行军副使、两使判官并不得奏荐。带使相节度使许奏掌书记、支使、节度推官；不带使相节度使，许奏掌书记、节度推官。其防御团练判官、军事判官等听奏。所荐州县官，带使相节度使许荐三人；不带使相二人；防御、团练、刺史一人”云。以前邓州节度使、燕国公冯道为守太师，进封齐国公。甲子，帝不豫。庚午，以前宗正卿石光赞为太子宾客，以太仆卿赵上交为秘书监。丁丑，故尚书左丞韩祚赠司徒。二十七日丁丑，帝崩于万岁殿，时年五十四。秘不发丧。庚辰，太傅杜重威伏诛。《契丹国志》云：汉祖召苏逢吉、杨邠、史宏肇入受顾命，曰：“承祐幼弱，后事托在卿辈。”又曰：“善防杜重威。”是日殂。逢吉等秘不发丧，下诏称：“重威父子，因朕小疾，谤议摇众，皆斩之。”磔死于市，市人争啖其肉。

二月辛巳朔，内降遗制，皇子周王承祐可于枢前即皇帝位。是日发哀。其年二月，太常卿张昭上谥曰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，

庙号高祖。十一月壬申，葬于睿陵，宰臣苏禹珪撰谥册、哀册文云。《五代史补》：高祖尝在晋祖麾下，晋祖既起太原，因高祖遂有天下。先是，豫章有僧号上蓝者，精于术数，自唐末著讖云：“石榴花发石榴开。”议者以“石榴”则晋、汉之谓也，再言“石榴”者，明享祚俱不过二世矣。

史臣曰：在昔皇天降祸，诸夏无君。汉高祖肇起并、汾，遡临洺、洛，乘虚而取神器，因乱而有帝图，虽曰人谋，谅由天启。然帝昔莅戎藩，素亏物望，洎登宸极，未厌人心，徒矜拯溺之功，莫契来苏之望。良以急于止杀，不暇崇仁。燕蓟降师，既连营而受戮；鄴台叛帅，因闭垒以偷生。盖抚御以乖方，俾征伐之不息。及回銮辂，寻堕乌号，故虽有应运之名，而未睹为君之德也。

隐帝纪上

隐皇帝，讳承祐，高祖第二子也。母曰李太后，以唐长兴二年，岁在辛卯，三月七日，生帝于鄴都之旧第。高祖镇太原，署节院使，累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国初，授左卫大将军、检校司空，迁大内都点检、检校太保。

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，高祖崩，秘不发丧。二月辛巳，授特进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封周王。宣制毕，有顷，召文武百僚赴万岁殿内，降大行皇帝遗制，云：“周王承祐，可于柩前即皇帝位。服纪日月，一依旧制。”是日，内外发哀成服。初，高祖欲改年号，中书门下进拟“乾和”二字，高祖改为乾祐，至是与御名相符。甲申，群臣上表请听政，诏答不允，凡四上表，从之。丁亥，帝于万岁殿门东庑下见群臣，尊母后为皇太后。己丑，徐州节度使王周卒。庚寅，以前晋州留后刘在明为镇州留后、幽州马步军都部署，加检校太尉。是日，工部尚书龙敏卒。壬辰，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奏，于大散关大败蜀军，俘斩三千人。初，契丹犯京师，侯益、赵赞皆受其命，节制岐、蒲，闻高祖入洛，颇怀反仄。朝廷移赞于京兆，侯益与赞皆求援于蜀，蜀遣何建率军出大散关以应之。至是，景崇纠合岐、雍、邠、泾之师以破之。癸巳，制“大赦天下，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，所犯罪人，已结正未结正、已发觉未发觉、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。中外文武臣僚并与加恩，马步将士各赐优给。唐、晋两朝求访子孙，立为二王后”云。丙午，凤翔

巡检使王景崇，遣人送所获伪蜀将校军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阙下，诏释之，仍各赐衣服。以兵部侍郎张允为吏部侍郎，以工部侍郎司徒诒为礼部侍郎。丁未，以光禄卿李式为尚书右丞，以礼部侍郎边归说为刑部侍郎，以刑部侍郎卢价为兵部侍郎。

三月甲寅，帝始御广政殿，群臣起居。殿中少监胡崧上言：“请禁砍伐桑枣为薪，城门所由，专加捉搦。”从之。丙辰，鄴都留守、太尉、中书令、临清王高行周进封鄴王；北京留守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刘崇，领宋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史宏肇，并加检校太师、兼侍中；前邢州节度使安叔干以太子太师致仕。戊午，以右谏议大夫于德辰为兵部侍郎。庚申，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李守贞加守太傅，进封鲁国公；襄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虢国公安审琦加守太保，进封齐国公；兖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、岐国公符彦卿加兼中书令，进封魏国公；许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刘信加检校太师。壬戌，以宰臣窦贞固为山陵使，吏部侍郎段希尧为副使，太常卿张昭为礼仪使，兵部侍郎卢价为鹵簿使，御史中丞边蔚为仪仗使。丙寅，以前凤翔节度使兼西南面兵马都部署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侯益为开封尹、加兼中书令；《宋史·侯益传》：益率数十骑奔入朝，隐帝遣侍臣问益连结蜀军之由，益对曰：“臣欲诱之出关，掩杀之耳。”隐帝笑之。益厚赂史宏肇辈，言王景崇之横恣，诸权贵深庇护之，乃授以开封尹、兼中书令。西京留守、检校太师、平章事、莒国公李从敏，夏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李彝殷，并加兼侍中；青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刘铢，郢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慕容彦超，并加检校太师。诏改广晋府为大名府，晋昌军为承兴军。戊辰，灵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冯晖加兼

侍中；河阳节度使武行德、沧州节度使王景、华州节度使侯章、晋州节度使王晏，并依前检校太尉，加同平章事。庚午，泾州节度使史懿、潞州节度使常思、同州节度使张彦威、延州节度使高允权，并依前检校太尉，加同平章事；澶州节度使郭从义、邢州节度使薛怀让，并自检校太傅加检校太尉；以前奉国右厢都指挥使王饶为鄜州留后。甲戌，以邠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王守恩为永兴军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师；以滑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郭谨为邠州节度使；以前镇州留后、检校太傅白再荣为滑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；以陕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赵晖为凤翔节度使；以前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白文珂为陕州节度使。殿中监任延皓配流鄜州，坐为刘崇所奏故也。丙子，邓州节度使刘重进、相州节度使王继宏、安州节度使杨信，并自检校太傅加检校太尉；以镇州留后兼幽州一行马步军都部署、检校太傅刘在明为镇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师，部署如故；贝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李殷加检校太尉；定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孙方简，府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折从阮，并加检校太师。丁丑，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李涛罢免，勒归私第。时苏逢吉等在中书，枢密使杨邠、副枢密使郭威等，权势甚盛，中书每有除授，多为邠等所抑。涛不平之，因上疏请出邠等，以藩镇授之，枢密之务，宜委逢吉、禹珪。疏入，邠等知之，乃见太后泣诉其事，太后怒，涛由是获谴。先是，中书厨釜鸣者数四，未几，涛罢免。西道诸州奏，河中李守贞谋叛，发兵据潼关。

夏四月辛巳，陕州兵马监押王玉奏，收复潼关。定州孙方简奏，三月二十七日，契丹弃定州遁去。壬午，以枢密使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平章事，使如故；以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，加检校太尉；三司使王章加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郢

州刺史尹实奏，荆南起兵在境上，欲攻城。是日，以澶州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军一行兵马都部署。时供奉官时知化、王益，自凤翔部署前永兴节度使赵赞部下牙兵赵思绾等三百余人赴阙，三月二十四日，行次永兴，思绾等作乱，突入府城，据城以叛，故命从义帅师以讨之。甲申，王景崇奏，赵思绾叛，见起兵攻讨。丁亥，幸道宫、佛寺祷雨。戊子，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、两浙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吴越国王钱宏侒加诸道兵马都元帅，天策上将军、湖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楚王马希广加守中书令，以陕州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。庚寅，宰臣窦贞固、苏逢吉、苏禹珪并进封开国公。辛卯，削夺李守贞在身官爵。甲午，以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王仁裕为户部尚书，以翰林学士、左散骑常侍张沆为工部尚书，以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范质为户部侍郎，以枢密直学士、尚书比部员外郎王度为祠部郎中，并依前充职。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充西南面行营都虞候，以客省使王峻为西南面行营兵马都监。戊戌，以宣徽南院使扈彦珂为左金吾上将军。庚子，以左金吾大将军、充两街使、检校太傅刘承赞为徐州节度使。甲辰，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为右金吾上将军，以皇城使李晖为宣徽南院使。乙巳，定州节度使孙方简奏，复入于本州。初，方简为狼山寨主，叛晋归契丹，及契丹降中渡之师，乃以方简为定州节度使。契丹主死，永康王嗣位，即以蕃将耶律忠代之，移方简为云州节度使，方简不受命，遂归狼山。高祖至阙，方简归款，复以中山命之。是岁三月二十七日，契丹弃定州，隳城壁，焚室庐，尽驱人民入蕃，惟余空城瓦砾而已。至是，方简自狼山回保定州。是月，河决原武县，河北诸州旱，徐州饿死民九百三十有七。

五月己酉朔，国子监奏，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

梁》四经未有印板，欲集学官考校雕造。从之。己未，回鹘遣使朝贡。丁卯，前翰林学士徐台符自幽州逃归。乙亥，河决滑州鱼池。

六月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庚辰，以内客省使王峻为宣徽北院使，依前永兴城下兵马都监。以冀州牢城指挥使张廷翰为冀州刺史，时廷翰杀本州刺史何行通，自知州事，故有是命。甲申，以皇弟右卫大将军勋为兴元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丰州节度使郭勋加检校太师。辛卯，永兴兵马都部署郭从义奏，得王景崇报，有兵自陇州来，欲投河中，追袭至鄜城。荆南节度使高从海上表归命，从海尝拒朝命，至是方遣牙将刘扶诣阙请罪。丙申，镇州奏，节度使刘在明卒。戊戌。以河阳节度使武行德为镇州节度使，以宣徽南院使李暉为河阳节度使，以相州节度使王继宏为贝州节度使。壬寅，荆南高从海入贡谢恩，释罪。丙午，以前永兴军节度使王守恩为西京留守。是月，河北旱，青州蝗。

秋七月戊申朔，相州节度使王继宏杀节度判官张易，以讹言闻。是时，法尚深刻，藩郡凡奏刑杀，不究其实，即顺其请，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，重足一迹而事之，犹不能免其祸焉。壬子，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。乙卯，礼仪使张昭上高祖庙尊号，献舞名并歌辞，舞曲请以“观德”为名，歌辞不录。丙辰，以久旱，幸道宫、佛寺祷雨，是日大澍。开封言，阳武、雍丘、襄邑三县，蝗为瞿 鹄聚食，诏禁捕瞿 鹄。庚申，枢密使郭威加同平章事。辛酉，沧州上言，自今年七月后，幽州界投来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，北土饥故也。乙丑，以宣徽北院使王峻为宣徽南院使，以内客省使吴虔裕为宣徽北院使。戊辰，以遂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李洪信为澶州节度使，以澶州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军节度使兼行营

都部署。庚午，故兵部尚书李恹赠尚书左仆射。镇州奏，准诏处斩节度副使张鹏讫。鹏以一言之失，为鄴帅高行周所奏，故命诛之。乙亥，新授凤翔节度使赵晖奏，与八作使王继涛领部下兵同赴凤翔。时王景崇拒命故也。

八月己卯，以华州节度使侯章为邠州节度使，以左金吾上将军扈彦珂为华州节度使。壬午，命枢密使郭威赴河中府军前，诏河府、永兴、凤翔行营诸军，一禀威节制。时李守贞、王景崇、赵思绾连衡作叛，朝廷虽命白文珂、常思攻讨河中，物议以二帅非守贞之敌，中外忧之，及是命之降，人情大愜。癸巳，以奉国左厢都指挥使、阆州防御使刘词为夔州节度使，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河中行营都虞候；以护圣左厢都指挥使、岳州防御使李洪义为遂州节度使，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乙未，两浙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吴越国王钱宏俶加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宏俶，故吴越王元瓘之子也。先是，其兄宏侗袭父位，寻为部下所废，以宏俶代之，故特加是命焉。新授凤翔节度使赵晖奏，部署兵士赴凤翔城下。癸卯，郭威奏，今月二十三日，大军已抵河府贼城；至二十六日，开长连堑毕，筑长连城次。

九月戊申，侯益部曲王守筠自凤翔来奔，言益家属尽为王景崇所害。壬子，郭威奏，破河府贼军于城下。甲寅，故夔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赠太尉。乙丑，雪，书不时也。戊辰，凤翔都部署赵晖奏，大破川军于大散关，杀三千余人，其余弃甲而遁。《隆平集》：药元福从赵晖进讨，兵众寡数倍，他将皆为却，元福拥数百骑独出，令曰：“敢回头者斩。”众效死以战，遂有成功。壬申，郭威奏，得郭从义报，今月十四日，凤翔王景崇兵士离本城，寻遣监军李彦从率兵袭至法门寺西，杀戮二千余人。诏升河中府解县为解州。

冬十月丙子朔，山陵使窦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，从之。丁丑夕，岁星入太微。戊寅，赵晖奏，破王景崇贼军于凤翔城下。甲申，吐番遣使献方物。丙戌，右羽林将军张播停任，坐检田受请托也。丁亥，中书舍人张谊责授房州司户，兵部郎中马承翰责授庆州司户，并员外置，所在驰驿发遣。先是，谊与承翰俱衔命于两浙，睹其骄僭之失，形于讥诮，兼乘醉有轻肆之言，钱宏俶耻之，摭其过以奏之，朝廷以方务怀柔，故有是命。甲辰，延州奏，夏州李彝殷先出兵临州境，欲应接李守贞，今却抽退。

十一月甲寅，诛太子太傅李崧及其弟司封员外郎屿、国子博士鵠，夷其族，为部曲诬告故也。诏曰：“稔恶图危，难逃天网；亏忠负义，必速神诛。李崧顷在前朝，最居重位，略无裨益，遂至灭亡。及事契丹，又为亲密，士民俱愤，险佞可知。先皇帝含垢掩瑕，推恩念旧，擢居一品，俾列三师。不谓潜有包藏，谋危社稷，散差人使，潜结奸凶，俯近山陵，拟为叛乱。按其所告，咸已伏辜，宜正典章，用惩奸逆。其李崧、李屿、李鵠一家骨肉，及同谋作乱人，并从极法”云。庚申，大行皇帝灵驾进发。辛酉，荆南奏，节度使高从海卒。壬申，葬高祖皇帝于睿陵。

十二月丁丑，荆南节度副使、检校太傅、行峡州刺史高保融起复，授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渤海郡侯。壬午，帝被袞冕御崇元殿，授六庙宝册，正使宰臣苏禹珪，副使大府卿刘焯赴西京行礼。兖州奏，淮贼先于沂州界立栅，前月十七日已归海州，为李守贞牵制也。《南唐书》：嗣主六年，李守贞遣从事硃元、李平奉表来乞师，以润州李金全为西面行营招抚使，寿州刘彦贞为副；谏议大夫查文徽为监军使，兵部侍郎魏岑为沿淮巡抚使。闻河中平，遽班师。又《李金全传》云：

出师洙阳，诸将锐于进取，金全独以为远不相及，乃止。庚寅，奉高祖神主于西京太庙。淮南伪主李璟奉书于帝，云：“先因河府李守贞求援，又闻大国沿淮屯军，当国亦于境上防备。昨闻大朝收军，当国寻已彻备，其商旅请依旧日通行。”朝廷不报。辛卯，群臣上表，请以三月九日诞圣日为嘉庆节。从之。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奏，得都头李彦、李遇等告：“太子太师致仕刘景岩与乡军指挥使高志，结集草寇，欲取腊辰窥图州城。寻请使臣与指挥使李勋，聊将兵士巡检侦逻，刘景岩果出兵斗敌，时即杀败，其刘景岩寻获，斩之。”诏曰：“刘景岩年已衰暮，身处退闲，曾无止足之心，辄肆苞藏之毒，结集徒党，窥伺藩垣。所赖上将输忠，三军协力，尽除丑类，克殄渠魁。其刘景岩次男前德州刺史行琮已行极法，长男渭州刺史行谦、孙男邢州马军指挥使崇勋特放。”是冬，多昏雾，日晏方解。

隐帝纪中

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，制曰：

朕以渺躬，获纆洪绪，念守器承祧之重，怀临深履薄之忧。属以天道犹艰，王室多故，天降重戾，国有大丧，奸臣乐祸以图危，群寇幸灾而伺隙，力役未息，兵革方殷。朕所以尝胆履冰，废飧辍寐，虽居亿兆之上，不以九五为尊，渐冀承平，永安遐迩。内则禀太后之慈训，外则仗多士之忠勋，股肱叶谋，爪牙宣力。西摧三叛，抚其背而扼其喉；北挫诸蕃，断其臂而折其脊。次则巴、邛啸聚，淮、海猖狂，才闻矢接锋交，已见山摧岸沮，寇难少息，师徒无亏。兼以修奉园陵，崇建宗庙，右贤左戚，同寅协恭，多事之中，大礼无阙，负荷斯重，哀感良深。

今以三阳布和，四序更始，宜申兑泽，允答天休，恤狱缓刑，赦过宥罪，当万物之孳甲，开三面之网罗，顺彼发生，以召和气。应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，天下见禁罪人，除十恶五逆、官典犯赃、合造毒药、劫家杀人正身外，其余并放。

河府李守贞、凤翔王景崇、永兴赵思绾等，比与国家素无讎衅，偶因疑惧，遂至叛逆。然以彼之生灵，朕之赤子，久陷孤垒，可念非辜，易子析骸，填沟委壑，为人父母，宁不轸伤！但以屈己爱人，先王厚德，包垢含辱，列圣美谈，宜推济物之恩，用广好生之道。其李守贞等，宜令逐处都部署分明晓谕，若能翻然归顺，朕即待之如初，当保始终，享其富贵，明申信

誓，固无改移。其或不顺推诚，坚欲拒命，便可应时攻击，克日荡平。候收复城池，罪止元恶，其余诖误，一切不问。

重念征讨已来，劳役滋甚，兵犹在野，民未息肩，急赋繁征，财殫力匮。矜恤之泽，未被于疲羸；愁叹之声，几盈于道路。即俟边锋少弭，国患渐除，当议优饶，冀获苏息。诸道藩侯郡守等，咸分寄任，共体忧劳，更宜念彼疮痍，倍加勤恤，究乡闾之疾苦，去州县之烦苛，劝课耕桑，省察冤滥，共恢庶政，用副忧劳。凡百臣僚，当体朕意。

壬子，赐前昭义军节度使张从恩衣一袭，金带、鞍马、彩帛等。时有投无名文字诬告从恩者，故特有是赐，以安其心。乙卯，河府军前奏，今月四日夜，贼军偷斫河西寨，捕斩七百余级。时蜀军自大散关来援王景崇，郭威自将兵赴岐下，将行，戒白文珂、刘词等曰：“贼之骁勇，并在城西，慎为戒备。”既行，至华州，闻川军退败，且忧文珂等为贼奔突，遂兼程而回。贼城内侦知郭威西行，于正月四日夜，遣贼将王三铁等，《宋史·王继勋传》：继勋有武勇，在军阵常用铁鞭、铁槊、铁柶，军中目为“王三铁”。率骁勇千余人，沿流南行，坎岸而登，为三道来攻。贼军已入王师寨中，刘词极力拒之，短兵既接，遂败之。

二月丙子，诏：“诸道州府，所征乾祐元年夏秋苗亩上纽征白米秆草已纳外，并放。”是日旦，黑雾四塞。丁丑夕，大风。乙酉，以前房州刺史李筠夫为鸿胪卿。戊子，前右监门将军乔达，及其兄契丹伪命客省使荣等皆弃市。达，李守贞之妹婿也，故皆诛之。庚寅，徐州巡检使成德钦奏，至峒崕镇遇淮贼，破之，杀五百人，生擒一百二十人。戊戌，大雨霖。庚子，诏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撰高祖实录。

三月丙辰，以北京衙内指挥使刘钧为汾州防御使。

夏四月丙子，以荆南节度行军司马、武泰军节度留后王保义为检校太尉，领武泰军节度使，行军如故。丁丑，颍州献紫兔、白兔。是月，幽、定、沧、贝、深、冀等州地震。辛巳，太白经天。辛丑，幸道宫祷雨。

五月甲辰朔，故湖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、扶风郡公、赠太师马希声追封衡阳王。戊申，以前邠州节度使安审约为左神武统军，以前洛京副留守袁鵠为右神武统军。乙卯，河府军前奏，今月九日，河中节度副使周光逊弃贼河西寨，与将士一千一百三十人来奔。己未，右监门大将军许迁上言，奉使至博州博平县界，睹蜋生弥亘数里，一夕并化为蝶飞去。辛酉，兖、郓、齐三州奏蜋生。乙丑，永兴赵思绾遣牙将刘成诣阙乞降，制授赵思绾华州节度留后、检校太保，以永兴城内都指挥使常彦卿为虢州刺史。丁卯，宋州奏，蝗抱草而死。己巳，湖南奏，蛮寇贺州，遣大将军徐进率兵援之，战于风阳山下，大败蛮獠，斩首五千级。

六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兖州奏，捕蝗二万斛，魏、博、宿三州蝗抱草而死。乙亥，颍州献白鹿。戊寅，安州节度使杨信奏，亡父光远，蒙赐神道碑，镌勒毕，无故中断。诏别令断石镌勒。己卯，滑、濮、澶、漕、兖、淄、青、齐、宿、怀、相、卫、博、陈等州奏蝗，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川泽山林之神。开封府、滑、漕等州蝗甚，遣使捕之。《宋史·段思恭传》：隐帝蝗诏遍祈山川。思恭上言：“赦过宥罪，议狱缓刑，苟狱讼平允，则灾害不生。望令诸州速决重刑，无致淹滥，必召和平。”从之。壬午，月犯心星。辛卯，回鹘遣使贡方物。丙申，改商州乾元县为乾祐县，隶京兆府。是月，邠、宁、泽、潞、泾、延、鄜、坊、晋、绛等州旱。

秋七月辛亥，湖南奏，析长沙县东界为龙喜县。从之。丙

辰，枢密使郭威奏，收复河府罗城，李守贞退保子城。丁巳，永兴都部署郭从义奏：“新除华州留后赵思綰，自今月三日授华州留后，准诏赴任，三移行期，仍要铠甲以给牙兵，及与之，竟不遵路。至九日夕，有部曲曹彦进告，思綰欲于十一日夜与同恶五百人奔南山入蜀。是日诘旦，再促上路，云俟夜进途。臣寻与王峻入城，分兵守四门，其赵思綰部下军，各已执带，遂至牙署，令赵思綰至则执之，与一行徒党，并处置讫。”甲子，枢密使郭威奏，收复河中府，逆贼李守贞自燔而死。丙寅，以权凉州留后折逋嘉施为河西军节度留后。兖州奏，捕蝗二万斛。丁卯，前洺州团练使武汉球卒。戊辰，永兴军节度使兼兵马都部署郭从义加同平章事，徙华州节度使。郭从义奏，处斩前巡检使乔守温，供奉官王益、时知化、任继勋等。守温受高祖命巡检京兆，会王益自凤翔押送赵思綰等赴阙，行至京兆，守温迎益于郊外，思綰等突然作乱，遂据其城。及郭从义率兵攻讨，令守温部署役夫。守温有爱姬陷在贼城，为思綰所录，及收城，从义尽得思綰之婢仆，守温求其爱姬，从义虽与之，意有所嫌，遂发前罪，密启于郭威，请除之，与王益等并诛焉。兖州奏，捕蝗四万斛。壬午，西京留台侍御史赵砺弹奏，太子太保王延、太子洗马张季凝等，自去年五月后来，每称请假，俱是不任拜起。诏延等宜以本官致仕。甲申，以陕州节度使、充河中一行兵马都部署白文珂为西京留守，加兼侍中；潞州节度使、充河中一行副都署常思加检校太师；以右散骑常侍卢撰为户部侍郎致仕。辛卯，右拾遗高守琼上言：“仕官年未三十，请不除授县令。”诏：“起今后诸色选人，年及七十者，宜注优散官；年少未历资考者，不得注拟县令。”癸巳，以翰林学士、工部尚书张沆为礼部尚书。沆卜葬先人，以内署无例乞假，乃上章请解职，以赴葬事，遂落职以遣之。乙未，宣徽南院使、

永兴行营兵马都监王峻，宣徽北院使、河府行营兵马都监吴虔裕，并加检校太傅。

九月乙己，枢密使郭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，宋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宏肇加兼中书令。初，郭威平河中回，朝廷议加恩，威奏曰：“臣出兵已来，犍馱之下，无犬吠之忧，俾臣得专一其事，军旅所聚，资粮不乏，此皆居中大臣镇抚谋画之功也，臣安敢独擅其美乎！”帝然之，于是宏肇与宰相、枢密使、三司使，次第加恩。既而诸大臣以恩之所被，皆朝廷亲近之臣，而宗室刘信及青州刘铢等皆国家元勋，必有不平之意，且外虑诸侯以朝廷有私于亲近也，于是议及四方侯伯，普加恩焉。丙午，西京留守判官时彦澄、推官姜蟾、少尹崔淑并免居官，坐不随府罢职，为留台侍御史赵砺所弹也。己酉，以右千牛上将军孙汉赟为绛州刺史。礼部尚书、判吏部尚书铨事王松停见任，坐子仁宝为李守贞从事也，寻卒于其第。辛亥，宰臣窦贞固加守司徒，苏逢吉加守司空，苏禹珪加左仆射，杨邠加右仆射，依前兼枢密使。太子太师致仕皇甫立卒。癸丑，三司使王章加邑封。乙卯，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师，襄州安审琦加守太傅，兖州府符彦卿加守太保，北京刘崇加兼中书令。丁巳，澶州李洪信移镇陕州，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遂州节度使李洪义为澶州节度使。己未，许州刘信加兼侍中，开封尹侯益进封鲁国公，郢州慕容彦超、青州刘铢并加兼侍中。湖南马希广奏，于八月十八日大破朗州马希萼之众。辛酉，灵州冯晖、夏州李彝殷并加兼中书令。右武卫将军石懿、左武卫将军石训并停任。懿等以八月中秋，享晋五庙，命倡妇宿于斋宫，鸿胪寺劾之，故有是责。癸亥，镇州武行德、凤翔赵晖并加检校太师。鄴都、磁、相、邢、洺等州奏，霖雨害稼。西京奏，洛水溢岸。乙丑，晋州王晏、同州张彦赟、邠州侯章、泾州史懿、

沧州王景、延州高允权并加检校太师。

冬十月庚午朔，契丹入寇。是日，定州孙方简、徐州刘赞并加同平章事，以利州节度使宋延渥为滑州节度使。甲戌，皇弟兴元节度使勋加检校太师。丙子，相州郭谨、贝州王继宏、邢州薛怀让并加检校太尉。庚辰，安州杨信、邓州刘重进加检校太师，河阳李晖加检校太傅。壬午，两浙钱宏俶加守尚书令，湖南马希广加守太尉。癸未，监修国史苏逢吉、史官贾纬以所撰《高祖实录》二十卷上之。丙戌，荆南高保融加检校太师、兼侍中；以殿前都部署、江州防御使李建为遂州节度使，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；以奉国左厢都指挥使、永州防御使王殷为夔州节度使，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契丹陷贝州高老镇，南至鄴都北境，又西北至南宫、堂阳，杀掠吏民。数州之地，大被其苦，藩郡守将，闭关自固。遣枢密使郭威率师巡边，仍令宣徽使王峻参预军事。庚寅，府州折从阮进封岐国公，丰州郭勋进封虢国公。

十一月壬寅，鄜州留后王饶加检校太傅。癸丑，以吴越国王钱宏俶母吴氏为顺德太夫人。时议者曰：“封赠之制，妇人 有国邑之号，死乃有谥，后妃公主亦然。唐则天女主，自我作古，乃生有则天之号，韦庶人有顺圣之号，知礼者非之。近代梁氏赐张宗爽妻号曰贤懿，又改为庄惠，今以吴氏为顺德，皆非古之道也。”乙卯，以大府卿刘皞为宗正卿。

十二月庚午朔，湖南奏，静江军节度使马希贍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。废朝二日。辛未，日晕三重。戊寅，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窦贞固奏，请修晋朝实录。诏史官贾纬、窦俨、王伸等修撰。以礼部尚书张沆复为翰林学士。壬午，皇帝二十一姊永宁公主进封秦国长公主。颍州奏，破淮贼于正阳。

隐帝纪下

乾祐三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帝不受朝贺。凤翔行营都部署赵晖奏，前月二十四日，收复凤翔，逆贼王景崇举族自燔而死。丁未，凤翔节度使、充西南行营都部署赵晖加兼侍中。戊申，密州刺史王万敢奏，奉诏领兵入海州界，至荻水镇，俘掠焚荡，更请益兵。诏前沂州刺史郭琼率禁军赴之。庚午，前永兴军节度副使安友规除名，流登州沙门岛。先是，友规权知永兴军府事，及赵思绾之奔冲，友规失守城池，至是乃正其罪焉。癸亥，以前邠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太子太师致仕。丙寅，分命使臣赴永兴、凤翔、河中，收葬用兵已来所在骸骨。时已有僧聚髑髅二十万矣。前沂州刺史郭琼奏，部署兵士，深入海州贼界。是月，有狐登明德楼，主者获之，狐毛长而腹下别有二足。

二月辛巳，青州奏，郭琼部署兵士，自海州回至当道。甲申，枢密使郭威巡边回。丁亥，汝州防御使刘审交卒。乙未，以前安州节度使刘遂凝为左武卫上将军，以鄜州节度使焦继勋为右武卫上将军，以前永兴军节度使赵赞为左骁卫上将军。

三月己亥，徐州部送所获淮南都将李晖等三十三人徇于市，给衫帽放还本土。是月，鄴都留守高行周、兖州符彦卿、郢州慕容彦超、西京留守白文珂、镇州武行德、安州杨信、潞州常思、府州折从阮皆自镇来朝，嘉庆节故也。戊午，宴群臣于永福殿，帝初举乐。壬戌，鄴都高行周移镇郢州，兖州符彦卿移镇青州，并加邑封。甲子，西京留守白文珂、潞州常思、镇州武行德并进邑封，郢州慕容彦超移镇兖州。

夏四月戊辰朔，邢州薛怀让移镇同州，相州郭谨、河阳李晖并进邑封。庚午，府州折从阮移镇邓州。辛未，故深州刺史史万山赠太傅。先是，契丹入边，万山城守，郭威遣索万进率骑七百屯深州。一日，契丹数千骑迫州东门，万山父子率兵百余人袭之。契丹伪退十余里，而伏兵发，万山血战，急请教于万进，万进勒兵不出，万山死之，《辽史·世宗纪》：天禄三年杀深州刺史史万山。契丹亦解去。时论以万进为罪，故加万山赠典焉。壬申，华州刘词移镇邢州，安州杨信移镇鄜州，贝州王令温移镇安州，并加邑封。以鄜州留后王饶为华州节度使，以其来朝故也。丁丑，尚食奉御王绍隐除名，流沙门岛，坐匿军营女口也。辛巳，以宣徽北院使吴虔裕为郑州防御使。时枢密使杨邠上章乞解枢机，帝命中使谕之曰：“枢机之职，舍卿用谁？忽有此章，莫有人离间否？”虔裕在傍扬言曰：“枢密重地，难以久处，俾后来者迭居，相公辞让是也。”中使还具奏，帝不悦，故有是命。壬午，以枢密使郭威鄴都留守，依前枢密使。诏河北诸州，应兵甲、钱帛、粮草一禀郭威处分。癸未，府州永安军额宜停，命降为团练州。戊子，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尚书王仁裕罢职，守兵部尚书。左千牛上将军张瓘卒。庚寅，以西南面水陆转运使、尚书工部侍郎李穀为陈州刺史。左金吾上将军致仕马万卒。甲午，以前华州节度使安审信为左卫上将军，以前潞州节度使张从恩为右卫上将军。

五月戊戌朔，帝御崇元殿受朝。丙午，以皇弟兴元节度使勋为开封尹，加兼中书令，未出阁。甲子，诏：“诸道州府差置散从官，大府五百人，上州三百人，下州二百人，勒本处团集管系，立节级检校教习，以警备州城。”

闰月癸巳，京师大风雨，坏营舍，吹郑门扉起，十数步而堕，拔大木数十，震死者六七人，水平地尺余，池隍皆溢。是

月，宫中有怪物，投瓦石，击窗撼扉，人不能制。

六月庚子，以国子祭酒田敏为尚书右丞。癸卯，太仆卿致仕谢攀卒，辍视朝一日。郑州奏，河决原武县界。乙卯，司天台言，镇星逆行，至太微左掖门外，自戊申年八月十二日，入太微西垣，犯上将屏星执法，勾己往来，至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，方出左掖门顺行，自今年正月十日夜，复逆行入东垣，至左掖门。

秋七月庚午，河阳奏，河涨三丈五尺。乙亥，沧州奏，积雨约一丈二尺。安州奏，沟河泛滥，州城内水深七尺。丙子，帝御崇元殿，授皇太后册，命宰臣苏逢吉行礼。辛巳，三司使奏：“州县令录佐官，请据户籍多少，量定俸户：县三千户已上，令月十千，主簿八千；二千户已上，令月八千，主簿五千；二千户已下，令月六千，主簿四千。每户月出钱五百，并以管内中等户充。录事参军、判司俸钱，视州界令佐，取其多者给之，其俸户与免县司差役。”从之。

八月辛亥，以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，从湖南请也。时海贼攻州城，州人祷于神，城得不陷，故有是请。辛酉，给事中陶穀上言，请停五日内殿转对。从之。壬戌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为御史中丞，边蔚为兵部侍郎。

九月辛巳，朗州节度使马希萼奏请于京师别置邸院。不允。是时，希萼与其弟湖南节度使希广方构闾墙之怨，故有是请。帝以湖南已有邸务，不可更置，由是不允，仍命降诏和解焉。

冬十月己亥，帝狩于近郊。丙午，湖南马希广遣使上章，且言荆南、淮南、广南三道结构，欲分割湖、湘，乞聊发兵师，以为援助。时朝廷方议起军，会内难，不果行。丁未，两浙钱宏俶加诸道兵马元帅。戊申，彰德军节度使郭谨卒。癸丑，以前同州节度使张彦贇为相州节度使。辛酉，月犯心大星。

十一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乙丑，永州唐将军祠赠太保，从湖南请也。己巳，日南至，帝御崇元殿受朝贺，仗卫如式。辛未，诏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将兵屯澶州。丙子，诛枢密使杨邠、侍卫都指挥使史宏肇、三司使王章，夷其族。是日平旦，甲士数十人由广政殿出，至东庑下，害邠等于阁内，死于乱刃之下。又诛宏肇弟小底军都虞候宏朗、如京使甄彦奇、内常侍辛从审、杨邠子比部员外郎廷侃、右卫将军廷伟、右赞善大夫廷倚、王章侄右领卫将军旻、子婿户部员外郎张贻肃、枢密院副承宣郭颺、控鹤都虞候高进、侍卫都承局荆南金、三司都勾官柴训等。分兵收捕邠等家属及部曲僉从，尽戮之。少顷，枢密承旨聂文进急召宰臣百僚，班于崇元殿，庭宣曰：“杨邠、史宏肇、王章等同谋叛逆，欲危宗社，并斩之，与卿等同庆。”班退，召诸军将校至万岁殿，帝亲谕史宏肇等欲谋逆乱之状，且言：“宏肇等欺朕年幼，专权擅命，使汝辈常怀忧恐，自此朕自与汝等为主，必无横忧也。”诸军将校拜谢而退。召前任节度使、刺史、统军等上殿谕之。帝遣军士守捉宫城诸门，比近日旰，朝臣步出宫门而去。是日晴霁无云，而昏雾濛濛，有如微雨，人情惶恐。日将午，载杨邠等十余尸，分暴于南北市。是日，帝遣腹心赍密诏往澶州、鄴都，令澶州节度使李洪义诛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，令鄴都屯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、奉国左厢都指挥使曹英害枢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。急诏郢州高行周、青州符彦卿、永兴郭从义、兖州慕容彦超、同州薛怀让、郑州吴虔裕、陈州李穀等赴阙。以宰臣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，前青州刘铎权知开封府事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判侍卫司事，内客省使阎晋卿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

丁丑，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受得密诏，知事不克，乃引使人入见王殷。殷与洪义遣本州副使陈光穗赍所受密诏，驰至鄴都。

《宋史》：少帝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，令洪义杀王殷。洪义素怯懦，虑殷觉，迁延不敢发，遽引业见殷。殷乃辍业，送密诏于周祖。郭威得之，即召王峻、郭崇、曹英及诸军将校，至牙署视诏，兼告杨、史诸公冤枉之状，且曰：“汝等当奉行诏旨，断予首以报天子，自取功名。”郭崇等与诸将校前曰：“此事必非圣意，即是李业等窃发，假如此辈便握权柄，国得安乎！事可陈论，何须自弃，致千载之下被此恶名。崇等愿从公入朝，面白洗雪。”于是将校等请威入朝，以除君侧之恶，共安天下。

《东都事略》：汉隐帝遣使害太祖，魏仁浦曰：“公有大功于朝廷，握强兵，临重镇，以谗见疑，岂可坐而待毙！”教以易其语，云诛将士，以激怒众心。太祖纳其言。翌日，郭威以众南行。戊寅，鄴兵至澶州。庚辰，至滑州，节度使宋延渥开门迎降。是日，诏前开封尹侯益、前鄴州节度使张彦超、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阎晋卿、郑州防御使吴虔裕等，率禁军赴澶州守捉。

辛巳，帝之小竖岳脱自北回。先是，帝遣岳脱侦鄴军所至，为游骑所获，郭威即遣回，因令附奏赴阙之意，仍以密奏置岳脱衣领中。帝览奏，即召李业示之，聂文进、郭允明在傍，惧形于色。初议车驾幸澶州，及闻鄴兵已至河上，乃止。帝大惧，私谓宰臣窦贞固等曰：“昨来之事，太草草耳！”李业等请帝倾府库以给诸军，宰相苏禹珪以为未可。业拜禹珪于帝前，曰：“相公且为官家，莫惜府库。”遂下令侍卫军人给二十缗，下军各给十缗，其北来将士亦准此。仍遣北来将士在营子弟各赍家问，向北谕之。壬午，鄴军至封丘。慕容彦超自镇驰至，帝遂以军旅之事委之。《宋史·侯益传》云：周太祖起兵，隐帝议出师御之。益献计曰：“王者无敌于天下，兵不宜轻出，况大名戍卒，家属尽在京城，不如闭关以挫其锐，遣其母妻发

降以招之，可不战而定。”慕容彦超以为益衰老，作懦夫计，沮之。彦超谓帝曰：“陛下勿忧，臣当生致其魁首。”彦超退，见聂文进，询北来兵数及将校名氏，文进告之。彦超惧，曰：“大是剧贼，不宜轻耳！”又遣袁鵠、刘重进、王知则等出师，以继前军。慕容彦超以大军驻于七里郊，掘堑以自卫，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饷军。癸未，车驾劳军，即日还宫。翌日，慕容彦超扬言曰：“官家宫中无事，明日再出，观臣破贼。”甲申，车驾复出，幸七里店军营。王师阵于刘子陂，与鄴军相望。太后以帝至晚在外，遣中使谓聂文进曰：“贼军在近，大须用意！”文进曰：“有臣在，必不失策，纵有一百个郭威，亦当生擒之耳！”彦超轻脱，先击北军，郭威命何福进、王彦超、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。彦超退却，死者百余人，于是诸军夺气，稍稍奔于北军。吴虔裕、张彦超等相继而去，慕容彦超以部下十数骑奔兖州。是夜，帝与宰臣从官宿于野次，侯益、焦继勋潜奔鄴军。

乙酉旦，帝策马至元化门，刘铎在门上，问帝左右：“兵马何在？”乃射左右。帝回，与苏逢吉、郭允明诣西北村舍，郭允明知事不济，乃割刃于帝而崩，时年二十。苏逢吉、郭允明皆自杀。是日，周太祖自迎春门入，诸军大掠，烟火四发，翌日至晡方定。前滑州节度使白再筠为乱兵所害，吏部侍郎张允坠屋而死。周太祖既入京城，命有司迁帝梓宫于太平宫。或曰：“可依魏高贵乡公故事，以公礼葬之。”周祖曰：“予颠沛之中，不能护卫至尊，以至于此，若又贬降，人谓我何！”于是诏择日举哀，命前宗正卿刘焯主丧。丙戌，太后诰曰：

高祖皇帝翦乱除凶，变家为国，救生灵于涂炭，创王业于艰难，甫定寰区，遽遗弓剑。枢密使郭威杨邠、侍卫使史弘肇、三司使王章亲承顾命，辅立少君，协力同心，安邦定国。旋属

四方多事，三叛连衡，吴、蜀内侵，契丹启衅，烝黎凶惧，宗社阽危。郭威授任专征，提戈进讨，躬当矢石，尽扫烟尘，外寇荡平，中原宁谧。复以强敌未殄，边塞多艰，允赖宝臣，往临大色，疆场有籓篱之固，朝廷宽宵旰之忧。不谓凶竖连谋，群小得志，密藏锋刃，窃发殿庭，已杀害其忠良，方奏闻于少主，无辜受戮，有口称冤。而又潜差使臣，矫赏宣命，谋害枢密使郭威、宣徽使王峻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等。人知无罪，天不助奸。

今者，郭威，王峻，澶州节度使李洪义，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，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，前博州刺史李筠，北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郭崇，步军都指挥使曹英，护圣都指挥使白重赞、索万进、田景咸、樊爱能、李万全、史彦超，奉国都指挥使张铎、王晖、胡立，弩手指指挥使何赞等，径领兵师，来安社稷。逆党皇城使李业、内客省使阎晋卿、枢密都承旨聂文进、飞龙使后赞、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，胁君于大内，出战于近郊，及至力穷，遂行弑逆，冤愤之极，今古未闻。

今则凶党既除，群情共悦。神器不可以无主，万机不可以久旷，宜择贤君，以安天下。河东节度使崇、许州节度使信，皆高祖之弟，徐州节度使赞、开封尹承勋，高祖之男，俱列盘维，皆居屏翰，宜令文武百辟，议择嗣君，以承大统云。

枢密使郭威以萧墙变起，宗祏无奉，率群臣候太后，请定所立，且言：“开封尹承勋，高祖皇帝之爱子也，请立为嗣。”太后告以承勋羸病日久，不能自举。周太祖与诸将请视承勋起居，及视之，方信，遂议立高祖从子、徐州节度使赞为嗣。己丑，太后诰曰：“天未悔祸，丧乱宏多，嗣王幼冲，群凶蔽惑，构奸谋于造次，纵毒螫于斯须，将相大臣，连颈受戮，股肱良佐，无罪见屠，行路咨嗟，群心扼腕，则高祖之洪烈将坠

于地。赖大臣郭威等，激扬忠义，拯济颠危，除恶蔓以无遗，俾缀旒之不绝。宗祧事重，缵继才难，既闻将相之谋，复考蓍龟之兆，天人协赞，社稷是依。徐州节度使赧，禀上圣之资，抱中和之德，先皇如子，钟爱特深，固可以子育兆民，君临万国，宜令所司择日备法驾奉迎即皇帝位。於戏！神器至重，天步方艰，致理保邦，不可以不敬，贻谋听政，不可以不勤，允执厥中，祇膺景命。”是日，遣前太师冯道等往徐奉迎。周太祖以嗣君未至，万机不可暂旷，率群臣请太后临朝，诰答曰：“昨以奸邪构衅，乱我邦家，勋德效忠，剪除凶慝，俯从人欲，已立嗣君，宗社危而再安，纪纲坏而复振。皇帝法驾未至，庶事方殷，百辟上言，请予莅政，宜允舆议，权总万机，止于浹旬，即复明辟”云。按前代故事，太上皇称诰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曰令，今云诰，有司误也。以宣徽南院使王峻为枢密使，右神武统军袁鵠为宣徽南院使，陈州刺史李穀权判三司，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，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奉国左厢都指挥使曹英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镇州、邢州驰奏，契丹寇洺州，陷内丘县。时契丹永康王乌裕率部族两道入边，内丘城小而固，契丹攻之，五日不下，敌人伤者甚众。时有官军五百，在城防戍，攻急，官军降于敌，屠其城而去。《辽史·世宗纪》：十月，自将南伐，攻下安平、内丘、束鹿等城，大获而还。庚寅，枢密使郭威奏，左军巡勘得飞龙使后赧款伏，与苏逢吉、李业、阎晋卿、聂文进、郭允明等同谋，令散员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杀害史宏肇等。权开封尹刘铎具伏，朋附李业为乱，屠杀将相家属。其刘铎等准诰旨处置讫，并苏逢吉、郭允明、阎晋卿、聂文进首级，并梟于南北市，其骨肉放弃。辛卯，河北诸州驰报，契丹深入。太后诰曰：“王室多故，边境未宁，内难虽平，外寇仍炽。据北面

奏报，强敌奔冲，继发兵师，未闻平殄，须劳上将，暂自临戎。宜令枢密使郭威部署大军，早谋掩击。其军国庶事，权委宰臣窦贞固、苏禹珪、枢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。在京马步兵士，委王殷都大提举。

十二月甲午朔，郭威领大军北征。丁酉，以翰林学士、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诰范质为枢密副使。《东都事略》：周太祖征李守贞，每朝廷遣使赍诏，处分军事，皆中机会，太祖问：“谁为此辞？”使者以范质对，太祖曰：“宰相器也。”太祖起兵入京师，遽令草太后诰及议迎湘阴公仪注。乃白太后，以质为兵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陕州李洪信奏，马步都指挥使聂召、奉国指挥使杨德、护圣指挥使康审澄等，与节度使判官路涛、掌书记张洞、都押衙杨绍勅等，同情谋叛，并杀之。惟康审澄夜中放火斩关，奔归京师。初，朝议以诸道方镇皆是勋臣，不谙政理，其都押衙孔目官，令三司军将内选才补之，藩帅不悦，故洪信因朝廷多故，诬奏加害焉。壬寅，湖南上言，朗州马希萼引五谿蛮及淮南洪州军来攻当道，望量差兵士于淮境牵引。乙巳，遣前淄州刺史陈恩让领军入淮南界，以便宜进取。辛亥，遣宰相苏禹珪及朝臣十员，往宋州迎奉嗣君。壬子，枢密使郭威次澶州，何福进已下及诸军将士，扶拥威请为天子，即日南还。威上章于太后，言为诸军所迫班师。庚申，威至北郊，驻军于皋门村。许州巡检、前申州刺史马铎奏，节度使刘信自杀。壬戌，奉太后诰，命枢密使侍中郭威监国，中外庶事，并取监国处分。先是，枢密使王峻以湘阴公已在宋州，虑闻澶州之事，左右变生，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率七百骑往卫之。《东都事略·郭崇传》：王峻遣崇率七百骑拒，遇于睢阳，崇曰：“澶州兵变，遣崇来卫乘舆，非有他也。”具言军情有属，天命已定，执崇手而泣，崇即送就馆。己未，太后诰曰：“比

者，枢密使郭威，志安社稷，议立长君，以徐州节度使赞，高祖近亲，立为汉嗣，爰自藩镇，征赴京师。虽诰命寻行，而军情不附，天道在北，人心靡东，适当改卜之初，俾膺分土之命。赞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上柱国，封湘阴公，食邑三千户，食实封五百户。”

明年正月丁卯，太后诰，奉符宝于监国，可即皇帝位。周太祖践阼，奉太后为母，迁于西宫，上尊号曰昭圣太后。是月十五日，周太祖与百僚诣帝殡宫，成服亲奠，不视朝七日。又诏太常定谥曰“隐”。以其年八月二日，复遣前宗正卿刘暉护灵輶，备仪仗，葬于许州阳翟县之颍陵，祔神主于高祖之寝宫。帝姿貌白晰，眉目疏朗，未即位时，目多闪掣，唾洩不止，即位之始，遽无此态，及内难将作，复如故。帝自关西平定之后，稍自骄易，然畏惮大臣，未至纵恣。尝因乾象差忒，宫中或有怪异，召司天监赵延义讯其休咎，延义对以修德即无患，既退，遣中使就问延义曰：“何者为德？”延义劝读《贞观政要》。迨后与聂文进、郭允明、后赞狎习，信其邪说，以至于败。高祖之征鄴城也，一日，帝语太祖曰：“我夜来梦尔为驴，负我升天，既舍尔，俄变为龙，舍我南去，是何祥也？”周太祖抚掌而笑。冥符舛舛，岂偶然哉！

史臣曰：隐帝以尚幼之年，嗣新造之业。受命之主，德非禹、汤；辅政之臣，复非伊、吕。将欲保延洪之运，守不拔之基，固不可得也。然西摧三叛，虽仅灭于櫜枪，而内稔群凶，俄自取于狼狽。自古覆宗绝祀之速者，未有如帝之甚也。噫！盖人谋之弗臧，非天命之遽夺也。

列传一 后妃

高祖皇后李氏，晋阳人也。高祖微时，尝牧马于晋阳别墅，因夜入其家，劫而取之。及高祖领藩镇，累封魏国夫人。高祖建义于太原，欲行颁赉于军士，以公帑不足，议率井邑，助成其事。后闻而谏曰：“自晋高祖建义，及国家兴运，虽出于天意，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，未能惠其众而欲夺其财，非新天子恤隐之理也。今后宫所积，宜悉以散之，设使不厚，人无怨言。”高祖改容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遂停敛货之议。后倾内府以助之，中外闻者，无不感悦。天福十二年，册为皇后。隐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案：以下疑有阙文。据《通鉴》云：隐帝与李业等谋诛杨邠等，议既定，入白太后，太后曰：“兹事何可轻发，更宜与宰相议之。”业时在旁曰：“先帝尝言，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，懦怯误人。”太后复以为言，帝忿曰：“国家之事，非闺门所知。”拂衣而出。又云：南北军遇于刘子陂，帝欲自出劳军，太后曰：“郭威吾家故旧，非死亡切身，何以至此！但按兵守城，飞诏谕之，观其志趣，必有辞理，则君臣之礼尚全，慎勿轻出。”帝不从。

周太祖入京，凡军国大事，皆请后发教令以行之。是岁，议立徐州节度使赧为帝，以迎奉未至，周太祖乃率群臣拜章，请后权临朝听政，后于是称诰焉。及周太祖为六军推戴，上章具述其事，且言愿事后为慈母。后下诰答曰：“侍中功烈崇高，德声昭著，翦除祸乱，安定乾坤，讴歌有归，历数攸属，所以

军民推戴，亿兆同欢。老身未终残年，属兹多难，惟以衰朽，托于始终。载省来笺，如母见待，感念深意，涕泗横流”云。仍出戎衣、玉带以赐周太祖。周太祖即位，上尊号曰德圣皇太后，居于太平宫。周显德元年春薨。案：隐帝未立皇后，据是书《张彦成传》云：隐帝娶彦成女。《杨邠传》云：隐帝所爱耿夫人，欲立为后，邠以为太速，夫人卒，隐帝欲以后礼葬，邠又止之。盖隐帝在位三年，崩时年二十，故未及册立皇后也。又，《五代会要》载：汉高祖长女永宁公主，降宋延渥，天福十二年四月封，至乾祐二年十二月，追封秦国长公主。

列传二 宗室

魏王承训，字德辉，高祖之长子也。少温厚，美姿仪，高祖尤钟爱。在晋累官至检校司空，国初授左卫上将军。高祖将赴洛，命承训北京大内巡检，未几，诏赴阙，授开封尹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于府署，年二十六。高祖发哀于太平宫，哭之大恸，以至于不豫。是月，追封魏王。归葬于太原。

陈王承勋，高祖之幼子也。国初授右卫大将军。隐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遥领兴元尹，俄代侯益为开封尹，进位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。乾祐三年冬十一月，萧墙之乱，隐帝崩，军情欲立勋为嗣。时勋已病，大臣及诸将请候勋起居，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舁之以见，诸将就视，知勋之不能兴，故议立刘赞。周广顺元年春卒。周太祖下诏封陈王。

蔡王信，高祖之从弟也。少从军，渐至龙武小校。汉祖镇并州，为兴捷军都督，领龚州刺史、检校太保。国初，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傅兼义成军节度使，寻移镇许州，加太尉、同平章事。高祖寝疾大渐，杨邠受密旨遣信赴镇，信即时戒路，不得奉辞，雨泣而去。隐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师。关辅贼平，就加侍中。信性昏懦，黷货无厌，喜行酷法。掌禁军时，左右有犯罪者，召其妻子，对之齧割，令自食其肉，或从足支解至首，血流盈前，而命乐对酒，无仁愍之色。未尝接延宾客。在镇日，聚敛无度，会高祖山陵梓宫经由境上，信率掠吏民，

以备迎奉，百姓苦之。初，闻杀杨邠、史宏肇，遽启宴席，集参佐宾幕，令相致贺。曰：“我谓天无眼，令我三年不能适意。主上孤立，几落贼手。诸公劝我一杯可也。”俄萧墙之变，忧不能食。寻有太后令，言立湘阴公，即令其子往徐州奉迎。数日，陈思让率马军经过城西，但令供顿，不敢出城。未几，澶州军变，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马铎领军赴州巡检，铎引军入城，信惶惑自杀。广顺初，追封蔡王。

湘阴公赞，为徐州节度使。乾祐元年八月中，有云见五色。明年冬杪，有鸟翔集于鲜碧堂庭树，黄质硃喙，金目青翼，紺趾黑尾，仅类于凤。有宾佐叹曰：“野鸟入室，主人将去。”旬浹而不知所之。乾祐三年冬十一月，周太祖驻军于京师，议立嗣君，奉太后诰，立赞为嗣。传诰之际，冯道笏坠于地，左右恶之。冯道至，赞出郊迎，常所乘马比甚驯服，至是马蹄啮奔逸，人不可制，乃以他马代之，时以为不祥。将离彭城，尝一日，天有白光一道自西来，照城中如昼，有声如雷，时人谓之天裂；又有巨星坠于徐野，殷然有声，或谓之天狗。后赞果废死。案：《湘阴公传》原本残缺，考《十国春秋·湘阴公传》云：湘阴公赞，世祖子也，高祖爱之，以为己子。乾祐元年，拜武宁军节度使。二年，加同平章事。郭威既败慕容彦超于北郊，隐帝遇弑，威入京师，谓诸大臣密相推戴，及见宰相冯道等，道殊无意。威不得已，见道下拜，而道犹受拜如平时，徐劳之曰：“公行良苦。”威意色皆沮，以为大臣未有推己意，又难于自立，因与王峻入白太后，推择汉嗣。群臣乃共奏曰：“武宁节度使赞，高祖爱以为子，宜立为嗣。”乃遣太师冯道率百官往迎，道揣威意不在赞，直前问曰：“公此举由衷乎？”威指天为誓。道既行，语左右曰：“吾生平不作谬语人，今谬语矣。”道见，传太后意召之。赞行至宋州，威已自澶州为

兵士拥还京师。王峻虑赧左右生变，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骑卫赧。崇威至宋州，赧登楼问崇威所以来之意，崇威曰：“澶州军变，惧未察之，遣崇威护卫，非恶意也。”召崇威，崇威不敢进。冯道出与崇威语，崇威乃登楼见赧。时护圣指挥使张令超帅步兵为赧宿卫，判官董裔说赧曰：“观崇威瞻视举措，必有异谋。道路皆言郭威已为天子，而陛下深入不止，祸其至哉。请急召令超，谕以祸福，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属士卒，明日掠睢阳金帛，募士卒，北走太原。彼新定京邑，未暇追我，此策之上也。”赧犹豫未决。是夕，崇威密诱令超归郭氏，尽夺赧部下兵。郭威以书召道先归，留其副赵上交、王度奉赧入朝太后，道乃辞赧先还。赧谓道曰：“寡人此来，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，是以不疑。”道默然。赧客将贾贞等数目道，欲图之，赧曰：“勿草草，事岂出于公耶！”道已去，崇威乃幽赧于外馆，杀贾贞、董裔及牙内都虞候刘福、孔目官夏昭度等。郭威已监国。太后乃下诏曰：“比者，枢密使威，志安宗社，议立长君，以徐州节度使赧，高祖亲近，立为汉嗣，乃自藩镇，召赴京师。虽诰命已行，而军情不附。天道在北，人心靡东，适当改卜之初，俾应分土之命。赧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上柱国，封湘阴公。”赧卒以杀死。《五代史补》：郭忠恕，七岁童子及第，富有文学，尤工篆隶。尝有人于龙山得鸟迹篆，忠恕一见，辄诵如宿习。乾祐中，湘阴公镇徐州，辟为推官。周祖之入京师也，少主崩于北冈，周主命宰相冯道迎湘阴公，将立之。至宋州，高祖已为三军推戴。忠恕知事变，乃正色责道曰：“令公累朝大臣，诚信著于天下，四方谈士，无贤不肖皆以为长者，今一旦返作脱空汉，前功业并弃，令公之心安乎？”道无言对。忠恕因劝湘阴公杀道以奔河东，公犹豫未决，遂及于祸。忠恕窜迹久之，晚年尤好轻忽，

卒以此败，坐除名配流焉。

列传三

王周，魏州人。少勇健，从军事唐庄宗、明宗，稍迁裨校，以战功累历郡守。晋天福初，范延光叛于魏州，周从杨光远攻降之，安重荣以镇州叛，从杜重威讨平之，以功授贝州节度使。岁余，移镇泾州。先是，前帅张彦泽在任苛虐，部民逃者五千余户，及下车，革前弊二十余事，逃民归复，赐诏褒美。后历邓、陕二镇。阳城之役，周时为定州节度使，大军往来，供馈无阙，未几，迁镇州节度使。周禀性宽惠，人庶便之。开运末，杜重威降于契丹，引契丹主临城谕之。周泣曰：“受国重恩，不能死战，而以兵降，何面南行见人主与士大夫乎？”乃痛饮欲引决，家人止之。事不获已，乃见契丹主，授邓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。高祖定天下，移镇徐州，加同平章事。乾祐元年二月，以疾卒于镇，辍视朝二日，赠中书令。周性宽恕，不忤物情。初刺信都，州城西桥败，覆民租车，周曰：“桥梁不飭，刺史之过也。”乃还其所沈粟，出私财以修之，民庶悦焉。

刘审交，字求益，幽州文安人也。祖海，父师遂。审交少读书，尤精吏道，起家署北平主簿，转兴唐令，本府召补牙职。刘守光之僭号，伪署兵部尚书，燕亡，归于太原。庄宗知之，用为诸府从事。同光初，赵德钧镇幽州，朝廷以内官马绍宏为北面转运使，辟审交为判官。王都据定州叛，朝廷命王晏球进讨，以审交为转运供军使，王都平，以劳授辽州刺史。明年，复为北面供军转运使，改磁州刺史，以母年高，去官就养。及

丁内艰，毁瘠过礼，服阕，不出累年。晋高祖践阼，范延光以魏州叛，命杨光远以总兵讨之，复召审交为供馈使。鄴中平，命审交为三司使，授右卫大将军。六年夏，出为陈州防御使，岁余，移襄州防御使。审交治襄、汉，抚绥有术，民庶怀之。青州杨光远平，降平卢军为防御州，复用审交为防御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傅。时用军之后，审交矜恤抚理，凋弊复苏。契丹破晋，审交以代归，萧翰在都，复用为三司使。翰归审，李从益在汴州，召高行周、武行德将委以军事，皆不受命。寻闻高祖起义于太原，史宏肇在泽潞，都人大惧。时有燕军千人守捉诸门，李从益母王淑妃询于文武臣僚曰：“予子母在洛，孤危自处，一旦为萧翰所逼，致令及此。但遣人迎请太原，勿以予子母为事。”或曰：“收拾诸处守营兵士与燕军，足以把城，以俟河北救应可也。”妃曰：“非谋也，我子母亡国之余，安敢与人争天下！”众议籍籍，犹以把城为词。审交曰：“余燕人也，今城有燕军，固合为燕谋，然事机有所不可。此城经敌军破除之后，民力空匮，余众幸存，若更谋之不臧，闭门拒守，一月之内，无复遗类。诸君勿言，宜从太妃处分。”繇是从益遣使往太原贡奉。高祖至汴，罢使归班。隐帝嗣位，用为汝州防御使。汝为近辅，号为难治，审交尽去烦弊，无扰于民，百姓歌之。

乾祐二年春，卒，年七十四。郡人聚哭柩前所，列状乞留葬本州界，立碑起祠，以时致祭。本州以闻，诏曰：“朝廷之制，皆有旧章，牧守之官，比无赠典。其或政能殊异，惠及蒸黎，生有令名，没留遗爱，褒贤奖善，岂限彝章。可特赠太尉，吏民所请宜依。”故相国、太师、秦国公冯道闻之曰：“予尝为刘汝州僚佐，知其为人廉平慈善，无害之良吏也。刺辽、磁，治陈、襄、青，皆称平允，不显殊尤，其理汝也，又安有异哉！”

民之租赋不能减也，徭役不能息也，寒者不能衣也，馁者不能食也，百姓自汲汲然，而使君何有于我哉！然身死之日，致黎民怀感如此者，诚以不行鞭朴，不行刻剥，不因公而循私，不害物以利己，确然行良吏之事，薄罚宥过，谨身节用，安俸禄、守礼分而已。凡从事于斯者，孰不能乎！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，是以汝民咨嗟爱慕。今天下戎马之后，四方凶盗之余，杼柚空而赋敛繁，人民稀而仓禀匱，谓之康泰，未易轻言。侯伯牧宰，若能哀矜之，不至聚敛，不杀无辜之民，民为邦本，政为民本，和平宽易，即刘君之政安足称耶！复河患不至于令名哉！”道仍为著哀词六章，镌于墓碑之阴焉。

武汉球，泽州人也。少拳勇，潞帅李嗣昭倚为亲信，事唐庄宗、明宗，继为禁军裨校。清泰中，会晋高祖引契丹为援，与朝廷隔绝，遂归晋祖。天福初，授赵州刺史，入为奉国军都指挥使，出刺曹州。开运初，迁耀州团练使。高祖至东京，授洛州刺史，汉球以目疾年高辞郡，帝曰：“广平小郡，卿卧理有余，无以疾辞。”至郡未期，复以目疾请代而免。乾祐二年秋，卒于京师。汉球虽出自行伍，然长于抚理，常以掊敛为戒，民怀其惠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有管回者，汉球守郡日，辟为判官。及汉球卒于汴，回在洛州未之知，一日，忽谓所亲曰：“太保遣人召我。”遂沐浴，新衣冠，无疾瞑目而终。家人不知其故，后数日，方闻汉球卒。

张瓘，同州车渡村人，故太原监军使承业之犹子也。承业，《唐书》有传。唐天祐中，承业佐唐武皇、庄宗有功，甚见委遇，瓘闻之，与昆仲五人，自故里奔于太原，庄宗皆任用之。瓘天祐十三年补麟州刺史。承业治家严毅，小过无所容恕，一侄为磁州副使，以其杀河西卖羊客，承业立捕斩之。常诫瓘等曰：“汝车渡村百姓刘开道下贼，惯作非为，今须改行，若故

态不除，死无日矣。”故瓘所至不敢诛求。晋天福中，为密州刺史，秩满入居环卫。乾祐三年夏，卒于官，辍视朝一日。

李殷，蓟州人也。自后唐庄宗、明宗、晋高祖朝，以偏校递迁，历官至检校司徒，累为郡守。性沈厚，所莅无苛暴之名。晋少帝御契丹于澶渊，殷典禁旅，驾还，授鄜州留后，俄加检校太保。开运中，授定州节度使，将行，启少帝曰：“臣之此行，破敌必矣。”众皆壮其言，及至郡，威略无闻，敌再至，首纳降款。后随契丹至常山，常山将耶律嘉哩遣殷与契丹首领杨安，同拒我师于洛水，俄而安退，殷以囊装驼马遗安。安既北走，殷匿于丘墓获免，驰以归我。高祖嘉其首赴朝阙，及魏州平，以甘陵乏帅，乃命殷为贝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。乾祐初，卒于镇。诏赠太师。

刘在明，幽州人。少有胆气，本州节度使刘守光用为亲信，出为平塞军使。守光败，归于太原，唐庄宗收为列校。明宗时，为捧圣左厢都指挥使，领和州刺史。从幸汴州，至荥阳，闻硃守殷叛，用为前锋。至汴城，率先登城，贼平，授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应顺初，为贝州刺史。明年，移赵州，兼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以军戍易州。清泰末，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引军赴团柏谷，路由易州，取在明军从。及德钧兵败，在明奔归怀州，唐末帝令与苾从简同守河阳。晋祖至，乃迎之，京都事定，出为单州刺史。天福中，李金全以安州叛，在明从李守贞攻之，大破淮贼，以功授安州防御使，明年，移绛州。杨光远据青州叛，召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齐州防御使。青州平，迁相州留后，历邢州、晋州留后。《通鉴》：契丹入汴，建雄留后刘在明朝于契丹，以节度副使骆知朗知州事。高祖践阼，授幽州道行营都部署。时契丹守中山，在明出师经略，契丹乃弃城而去，遂授镇州留后。乾祐元年五月，正授镇州节度使。六月，

以疾卒于镇。赠侍中。

马万，澶州人也。少从军，善水游。唐庄宗与梁军对垒于河上，庄宗于德胜渡夹河立南北寨。会梁军急攻南寨，于中流联战舰以绝援路，昼夜攻城者三日，寨将氏延赏告急于庄宗。庄宗隔河望敌，无如之何，乃召人能水游破贼者。时万兄弟皆应募，遂潜行入南寨，往来者三，又助烧船舰，汴军遂退。由此升为水军小校，渐典禁军，遥领刺史，累迁奉国左厢都指挥使、泗州防御使。晋天福二年夏，范延光叛于鄴，牙将孙锐率兵至黎阳，朝廷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领兵渡滑州，万亦预其行。时滑州节度使符彦饶潜通鄴下，杀白奉进于牙署。万领本军兵士将助乱，会奉国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亦以兵至，谕以逆顺，万不得已，与顺密急趋公府，执彦饶生送阙下。朝廷即以万为滑州节度使，而卢顺密酬之甚浅。居无何，晋高祖稍知其事，即以顺密为泾州兵马留后，渐薄于万。万镇邓州，未几罢镇，授上将军，以目疾致仕。乾祐三年四月卒。辍视朝一日。

李彦从，字士元，汾州孝义人。父德，麟州司马。彦从少习武艺，出行伍间，高祖典禁军，以乡里之旧，任为亲信。国初，用为左飞龙使、检校司空。镇州逐敌之际，请兵于朝廷，高祖令彦从率军赴之。乾祐初，领恩州刺史。赵晖讨王景崇于岐下，彦从为兵马都监，破川军有功，贼平，授濮州刺史，治有政能，百姓悦之。乾祐三年冬，卒于郡。

郭谨，字守节，太原晋阳人。谨少从军，能骑射，历河中教练使。晋天福中，迁奉国右厢都指挥使，领禹州刺史。三年，转奉国左厢都指挥、泗州防御使。岁余，授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宁江军节度使。六年，从幸鄴。七年，晋祖崩，少帝即位，授彰德军节度使，领军如故。开运初，出授鄜州。二年，入为

左神武统军。三年，复镇鄜州。高祖践阼，以乡国旧臣，加检校太尉，移镇滑台。乾祐初，复授彰德军节度使。二年，就加检校太师。三年，入朝，加食邑。是岁冬十月，卒于位，年六十。辍视朝二日，赠侍中。

皇甫立，代北人也。唐明宗之刺代州，署为牙校，从历藩镇。性纯谨，明宗深委信之，王建立、安重诲策名委质，皆在立后。明宗践阼，以立为忻州刺史。长兴末，转洛州团练使。应顺初，迁鄜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。清泰三年春，移镇潞州，未几，改华州。晋天福中，授左神武统军。少帝即位，历左金吾卫上将军，累官至检校太尉。高祖定天下，授特进、太子太师致仕。乾祐二年秋卒。

白再荣，本蕃部人也。少从军，累迁护圣左厢指挥使。晋末，契丹入汴，明年，契丹主北去，再荣从部帐至真定。其年闰七月晦，李筠、何福晋相率杀北帅满达勒，据甲仗库，敌势未退，筠等使人召再荣。再荣端坐本营，迟疑久之。为军吏所迫，乃行。翊日，逐出满达勒，诸军以再荣名次在诸校之右，乃请权知留后事。《东都事略·李筠传》：筠请冯道领节度，道曰：“予主奏事而已，留后事当议功臣为之。”以诸将之甲者为留后。再荣贪昧无决，举止多疑，出入骑从，露刃注矢，诸校不相统摄，互有猜贰。奉国厢主王饶惧为再荣所并，乃据东门楼，以兵自卫，伪称足疾，不敢见再荣。司天监赵延义俱与之善，乃来往解释，遂无相忌之意。再荣以李崧、和凝携家在彼，令军士数百人环迫崧、凝，以求赏给，崧、凝各出家财与之。再荣欲害崧以利其财，前磁州刺史李穀谓再荣曰：“公与诸将为契丹所掳，凌辱万端，旦夕忧死。今日众力逐出蕃戎，镇民死者不下三千人，岂独公等之功！才得生路，便拟杀一宰相，他日到阙，倘有所问，何以为辞？”再荣默然。再荣又欲

括率在城居民家财，以给军士，李穀又譬解之，乃止。其汉人曾事满达勒者尽拘之，以取其财。高祖以再荣为镇州留后，为政贪虐难状，镇人呼为“白满达”。未几，移授滑州节度使，箕敛诛求，民不聊生，乃征还京师。周太祖入京城，军士攻再荣之第，迫胁再荣，尽取财货既，军士前启曰：“某等军健，常趋事麾下，一旦无礼至此，今后何颜谒见？”即奋刃击之，挈其首而去，后家人以帛赎葬之。

张鹏，镇州鼓城人。幼为僧，知书，有口辩，喜大言，后归俗。唐末帝为潞王时，鹏往依焉。及即位，用为供奉官，累监军旅。晋开运中，契丹迫澶州，鹏为前锋监押，奋身击敌，被创而还。其后累于边城戍守，士伍服其勇。乾祐初，授镇州副使，过鄴城，高行周接之甚欢，鹏因言及晋朝倾亡之事，少帝任用失人，藩辅之臣，惟务积财富家，不以国家为意，以至宗社泯灭，非独帝王之咎也。行周性宽和，不以鹏言为过。鹏既退，行周左右谓行周曰：“张副使之言，盖讥令公也。”行周因发怒，遂奏鹏怨国讹言，故朝廷降诏就诛于常山，时乾祐元年七月也。

史臣曰：晋、汉之际，有以懋军功、勤王事、取旌旄符竹者多矣，其间有及民之惠者无几焉。如王周之阍政、审交之民誉，盖其优者也；汉球、张瓘抑又次焉。是宜纪之篇以示来者，其余皆不足观也已。张鹏以一言之失，遽灭其身，亦足诫后代多言横议之徒欤！

列传四

史宏肇，字化元，郑州荥泽人也。父潘，本田家。宏肇少游侠无行，拳勇健步，日行二百里，走及奔马。梁末，每七户出一兵，宏肇在籍中，后隶本州开道都，选入禁军。尝在晋祖麾下，遂留为亲从，及践阼，用为控鹤小校。高祖镇太原，奏请从行，升为牙校，后置武节左右指挥，以宏肇为都督，遥领雷州刺史。高祖建号之初，代州王晖叛，以城归契丹，宏肇征之，一鼓而拔，寻授许州节度使，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会王守恩以上党求附，契丹主命大将耿崇美率众登太行，欲取上党，高祖命宏肇以军应援。军至潞州，契丹退去，翟令奇以泽州迎降。会河阳武行德遣人迎宏肇，遂率众南下，与行德合。故高祖由蒲、陕赴洛如归，宏肇前锋之功也。

宏肇严毅寡言，部辖军众，有过无舍，兵士所至，秋毫不犯。部下有指挥使，尝因指使少不从命，宏肇立挝杀之，将吏股栗，以至平定两京，无敢干忤。从驾征鄴回，加同平章事，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兼镇宋州。高祖大渐，与枢密使杨邠、周太祖、苏逢吉等同受顾命。隐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。居无何，河中、永兴、凤翔连横谋叛，关辅大扰，朝廷日有征发，群情忧揣，亦有不逞之徒，妄构虚语，流布京师。宏肇都辖禁军，警卫都邑，专行刑杀，略无顾避，无赖之辈，望风匿迹，路有遗弃，人不敢取。然而不问罪之轻重，理之所在，但云有犯，便处极刑，枉滥之家，莫敢上诉。巡司军吏，因缘为

奸，嫁祸胁人，不可胜纪。《宋史·边归说传》：史宏肇怙权专杀，闾里告讦成风，归说言曰：“邇来有匿名书及言风闻事，构害良善，有伤风化，遂使贪吏得以报复私怨，谗夫得以肆其虚诞。请明行条制，禁遏诬罔，凡显有披论，具陈姓名。其匿名书及风闻事者，并见止绝。”论者韪之。时太白昼见，民有仰观者，为坊正所拘，立断其腰领。又有醉民抵忤一军士，则诬以讹言弃市。其他断舌、决口、斫筋、折足者，仅无虚日。故相李崧为部曲诬告，族戮于市，取其幼女为婢。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隶者，皆以姑息为意，而旧勋故将失势之后，为厮养辈之所胁制者，往往有之。军司孔目吏解晖，性狡而酷，凡有推劾，随意锻炼。人有抵军禁者，被其苦楚，无不自诬以求死所，都人遇之，莫敢仰视。有燕人何福殷者，以商贩为业。尝以十四万市得玉枕，遣家僮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，易茗而回。家僮无行，隐福殷货财数十万，福殷责其偿，不伏，遂杖之。未几，家僮诣宏肇上变，言契丹主之入汴也，赵延寿遣福殷赍玉枕阴遗淮南，以致诚意。宏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系之。解晖希旨，榜掠备至，福殷自诬，连罪者数辈，并弃市。妻女为宏肇帐下分取之，其家财籍没。

宏肇不喜宾客，尝言：“文人难耐，轻我辈，谓我辈为卒，可恨可恨！”宏肇所领睢阳，其属府公利，委亲吏杨乙就府检校，贪戾凶横，负势生事，吏民畏之，副戎已下，望风展敬。聚剑刻剥，无所不至，月率万缗，以输宏肇，一境之内，嫉之如仇。《东都事略·薛居正传》：史宏肇领侍卫亲军，威震人主，残忍自恣，人莫敢忤其意。其部下吏告民犯盐禁，法当死。居正疑其不实，召诘之，乃其吏以私憾而诬之也。逮捕吏鞠之，具伏，以吏抵法。宏肇虽怒甚，竟亦无以屈也。周太祖平河中班师，推功于众，以宏肇有翊卫镇重之功，言之于隐帝，即授

兼中书令。隐帝自关西贼平之后，昵近小人，太后亲族，颇行干托，宏肇与杨邠甚不平之。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军职，宏肇怒而斩之。帝始听乐，赐教坊使玉带，诸伶官锦袍，往谢宏肇，宏肇让之曰：“健儿为国戍边，忍寒冒暑，未能遍有沾赐，尔辈何功，敢当此赐！”尽取袍带还官，其凶戾如此。

周太祖有镇鄴之命，宏肇欲兼领机枢之任，苏逢吉异其议，宏肇忿之。翌日，因宴贞固饮会，贵臣悉集，宏肇厉色举爵属周太祖曰：“昨晨廷论，一何同异！今日与弟饮此。”杨邠、苏逢吉亦举大爵曰：“此国家之事也，何足介意！”俱饮醕。宏肇又厉声言曰：“安朝廷，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剑，至如毛锥子，焉足用哉！”三司使王章曰：“虽有长枪大剑，若无毛锥子，贍军财赋，自何而集？”宏肇默然，少顷而罢。未几，三司使王章于其第张酒乐，时宏肇与宰相、枢密使及内客省使阎晋卿等俱会。酒酣，为手势令，宏肇不熟其事，而阎晋卿坐次宏肇，屡教之。苏逢吉戏宏肇曰：“近坐有姓阎人，何忧罚爵！”宏肇妻阎氏，本酒妓也，宏肇谓逢吉讥之，大怒，以丑语诟逢吉。逢吉不校，宏肇欲殴逢吉，逢吉策马而去，宏肇遽起索剑，意欲追逢吉。杨邠曰：“苏公是宰相，公若害之，致天子何地，公细思之！”邠泣下。宏肇索马急驰而去，邠虑有非常，连镳而进，送至第而还。自是将相不协如水火矣。隐帝遣王峻将酒乐于公子亭以和之，竟不能解。其后李业、郭允明、后赞、聂文进居中用事，不悦执政。又见隐帝年渐长，厌为大臣所制，尝有忿言，业等乃乘间譖宏肇等，隐帝稍以为信。业等乃言宏肇等专权震主，终必为乱，隐帝益恐。尝一夕，闻作坊锻甲之声，疑外有兵仗卒至，达旦不寐。自是与业等密谋禁中，欲诛宏肇等。议定，入白太后，太后曰：“此事岂可轻发耶！更问宰臣等。”李业在侧，曰：“先皇帝言，朝廷大事，

莫共措大商量。”太后又言之，隐帝怒曰：“闺门之内，焉知国家之事！”拂衣而出。内客省使阎晋卿潜知其事，乃诣宏肇私第，将欲告之，宏肇以他事拒之不见。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，宏肇入朝，与枢密使杨邠、三司使王章同坐于广政殿东庑下，俄有甲士数十人自内而出，害宏肇等于阁，夷其族。先是，宏肇第数有异，尝一日，于阶砌隙中有烟气蓬勃而出。祸前二日昧爽，有星落于宏肇前三数步，如进火而散，俄而被诛。周太祖践阼，追封郑王，以礼葬，官为立碑。

宏肇子德琬，乾祐中，授检校司空，领忠州刺史。粗读书，亲儒者，常不悦父之所为。贡院尝录一学科于省门叫噪，申中书门下，宰相苏逢吉令送侍卫司，请痛笞刺面。德琬闻之，白父曰：“书生无礼，有府县御史台，非军务治也。公卿如此，盖欲彰大人之过。”宏肇深以为然，即破械放之。后之识者尤嘉德琬之为人焉。

宏肇弟福，比在荥阳别墅，闻祸，匿于民间。周太祖即位，累迁闲厩使。仕皇朝，历诸卫将军。《宋史·李崇矩传》：史宏肇为先锋都校，闻崇矩名，召署亲吏。乾祐初，宏肇总禁兵，兼京城巡检，多残杀军民，左右稍稍引去，惟崇矩事之益谨。及宏肇诛，独得免。周祖与宏肇素厚善，即位，访求宏肇亲旧，得崇矩，谓之曰：“我与史公受汉厚恩，戮力同心，共奖王室，为奸邪所构，史公卒罹大祸，我亦仅免。汝史家故吏也，为我求其近属，我将恤之。”崇矩上其母弟福。崇矩素主其家，尽籍财产以付福，周祖嘉之。

杨邠，魏州冠氏人也。少以吏给事使府，后唐租庸使孔谦，即其妻之世父也。谦领度支，补勾押官，历孟、华、郢三州粮料使。高祖为鄴都留守，用为左都押衙，高祖镇太原，益加亲委。汉国建，迁检校太保、权枢密使。汴、洛平，正拜枢密使、

检校太傅。及高祖大渐，与苏逢吉、史宏肇等同受顾命，辅立嗣君。隐帝即位，宰臣李涛上章，请出邠与周太祖为藩镇，邠等泣诉于太后，由是罢涛而相邠，加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仍兼枢密使。时中书除吏太多，讹谬者众。及邠居相位，帝一以委之，凡南衙奏事，中书除命，先委邠斟酌，如不出邠意，至于一簿一掾，亦不听从。邠虽长于吏事，不识大体，常言：“为国家者，但得帑藏丰盈，甲兵强盛，至于文章礼乐，并是虚事，何足介意也。”平河中，邠加右仆射。邠既专国政，触事苛细，条理烦碎。前资官不得于外方居止，自京师至诸州府，行人往来，并须给公凭。所由司求请公凭者，朝夕填咽，旬日之间，民情大扰，行路拥塞，邠乃止其事。时史宏肇恣行惨酷，杀戮日众，都人士庶，相目于路，邠但称宏肇之善。太后弟武德使李业求为宣徽使，隐帝与太后重违之，私访于邠，邠以朝廷内使，迁拜有序，不可超居，遂止。隐帝所爱耿夫人，欲立为后，邠亦以为太速。夫人卒，隐帝欲以后礼葬，邠又止之，隐帝意不悦，左右有承间进甘言者，隐帝益怒之。案：此下疑有阙文。邠缮甲兵，实帑廩，俾国用不阙，边鄙粗宁，亦其功也。《宣和书谱》云：邠末年留意缙绅，延客门下，知经史有用，乃课吏传写。

王章，大名南乐人也。少为吏，给事使府。同光初，隶枢密院，后归本郡，累职至都孔目官。后唐清泰末，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作乱，逐节度使刘延皓，自称留后，章以本职为令昭役使。末帝遣范延光讨平之，搜索叛党甚急。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，文珂与副招讨李敬周善，以章为托。及攻下逆城，敬周匿之，载于橐驼褚中，窜至洛下，匿于敬周之私第。及末帝败，章为省职，历沔阳粮料使。高祖典侍卫亲军，诏为都孔目官，从至河东，专委钱谷。国初，授三司使、检校太傅，从

征杜重威于鄴下。明年，高祖崩，隐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居无何，蒲、雍、岐三镇畔。是时，契丹去汴之后，国家新造，物力未充。章与周太祖、史宏肇、杨邠等尽心王室，知无不为，罢不急之务，惜无用之费，收聚财赋，专事西征，军旅所资，供馈无乏。及三叛平，赐与之外，国有余积。然以专于权利，剥下过当，敛怨归上，物论非之。旧制，秋夏苗租，民税一斛，别输二升，谓之“雀鼠耗”。乾祐中，输一斛者，别令输二斗，目之为“省耗”。百姓苦之。又，官库出纳缗钱，皆以八十为陌，至是民输者如旧，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，遂为常式。《归田录》：用钱之法，自五代以来，以七十七为百，谓之“省陌”。今市井交易，又克其五，谓之“依除”。民有诉田者，虽无十数户，章必命全州覆视，幸其广有苗额，以增邦赋，曾未数年，民力大困。章与杨邠不喜儒士，郡官所请月俸，皆取不堪资军者给之，谓之“闲杂物”，命所司高估其价，估定更添，谓之“抬估”，章亦不满其意，随事更令更添估。章急于财赋，峻于刑法，民有犯盐矾酒曲之令，虽丝毫滴沥，尽处极刑。吏缘为奸，民不堪命。

章与杨邠同郡，尤为亲爱，其奖用进拔者，莫非乡旧。常轻视文臣，曰：“此等若与一把算子，未知颠倒，何益于事！”后因私第开宴席，召宾客，史宏肇、苏逢吉乘醉喧诟而罢。章自是忽忽不乐，潜求外任。邠与宏肇深沮其意。而私第数有怪异，章愈怀忧恐。乾祐三年冬，与史宏肇、杨邠等遇害，夷其族。妻白氏，祸前数月而卒。无子，惟一女，适户部员外郎张贻肃，羸疾逾年，扶病就戮。

李洪建，太后母弟也。事高祖为牙将，高祖即位，累历军校，遥领防御使。史宏肇等被诛，以洪建为权侍卫马步军都虞候。及鄴兵南渡，命洪建诛王殷之族，洪建不即行之，但遣人

监守其家，仍令给饩，竟免屠戮。周太祖入京城，洪建被执，王殷感洪建之恩，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，不从，遂杀之。洪建弟业。

业，昆仲凡六人，业处其季，故太后尤怜之。高祖置之麾下，及即位，累迁武德使，出入禁中。业恃太后之亲，稍至骄纵。隐帝嗣位，尤深倚爱，兼掌内帑，四方进贡二宫费委之出纳。业喜趋权利，无所顾避，执政大臣不敢禁诘。会宣徽使阙，业意欲之，太后亦令人微露风旨于执政。时杨邠、史宏肇等难之，业由是积怨，萧墙之变，自此而作。杨、史既诛，业权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北郊兵败，业自取金宝怀之，策马西奔。行至陕郊，其节度使洪信，即其长兄也，不敢匿于家。业将奔太原，至绛州境，为盗所杀，尽夺而去。

阎晋卿者，忻州人也。家世富豪，少仕并门，历职至客将，高祖在镇，颇见信用。乾祐中，历阁门使，判四方馆。未几，关西乱，郭从义讨赵思绾于京兆，晋卿偏师以攻贼垒。《宋史·李韬传》：周祖征三叛，韬从白文珂攻河中，兵傅其城。文珂夜诣周祖议犒军，留韬城下。时营栅未备，李守贞乘虚来袭，营中忽见火发，知贼骤至，惶怖失据。客省使阎晋卿率左右数十人，遇韬于月城侧，谓韬曰：“事急矣。城中人悉被黄纸甲，为火光所照，色俱白，此殊易辨，奈军士无斗志何！”韬愤怒曰：“岂有食君禄而不为国致死耶！”即援槊而进，军中死士十余辈，随韬犯贼锋。蒲有猛将，跃马持戈拟韬，韬刺之，洞胸而坠，又连杀数十人，蒲军遂溃，因击大破之。贼平，为内客省使，丁父忧，起复前职。时宣徽使阙，晋卿以职次事望，合当其任，既而久稽拜命，晋卿颇怨执政。会李业等谋杀杨、史，诏晋卿谋之。晋卿退诣宏肇，将告其事，宏肇不见。晋卿忧事不果，夜悬高祖御容于中堂，泣祷于前，迟明戎服入朝。

内难既作，以晋卿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北郊兵败，晋卿乃自杀于家。

聂文进，井州人。少给事于高祖帐下，高祖镇太原，甚见委用，职至兵马押司官。高祖入汴，授枢密院承旨，历领军、屯卫大将军，迁右卫大将军，仍领旧职。遇周太祖出征，稍至骄横，久未迁改，深所怨望，与李业辈构成变乱。史宏肇等遇害之前夕，文进与同党预作宣诏，制置朝廷之事，凡关文字，并出文进之手。明日难作，文进点阅兵籍，征发军众，指挥取舍，以为己任，内外咨禀，前后填咽。太祖在鄴被构，初谓文进不预其事，验其事迹，方知文进乱阶之首也，大诟詈之。太祖过封丘，帝次于北郊，文进告太后曰：“臣在此，请宫中勿忧。”兵散之后，文进召同党痛饮，歌笑自若。迟明，帝遇祸，文进奔窜，为军士所追，梟其首。

后赞，为飞龙使。赞母本倡家也，与父同郡，往来其家，生赞。从职四方，父未尝离郡，赞既长，疑其所生。及为内职，不欲父之来，寓书以致其意。父自郡至京师，直抵其第，赞不得已而奉之。乾祐末，宰相杨祐、侍卫亲军使史宏肇执权，赞以久次未迁，颇怀怨望，乃与枢密承旨聂文进等构变。及难作，赞与同党更侍帝侧，剖判戎事，且防间言。北郊兵败，赞窜归兖州，慕容彦超执之以献，有司鞫赞伏罪，周太祖命诛之。

郭允明者，小名窋十，河东人也。幼隶河东制置使范徽柔，被诛，允明遂为高祖厮养，服勤既久，颇得高祖之欢心。高祖镇太原，稍历牙职，及即位，累迁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辔库使。隐帝嗣位，尤见亲狎，每恃宠骄纵，略无礼敬。与相州节度使郭谨以同宗之故，颇交结。谨在镇，允明常赍御酒以遗之，不以僭上犯禁为意。其他轻率，悉皆类此，执政大臣颇姑息之。尝奉使荆南，车服导从，有同节度使将，州县邮驿，奔驰畏慑，

节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。允明潜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庳、池隍之广隘，以动荆人，冀得重贿。乾祐末，兼飞龙使。未几，与李业辈构变，杨邠等诸子，允明亲刃之于朝堂西庑下。王章女婿户部员外郎张贻肃，血流逆注，闻者哀之。及北郊之败，允明迫帝就民舍，手行弑逆，寻亦自杀。

刘铢，陕州人也。少事梁邵王铕友诲为牙将。晋天福中，高祖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与铢有旧，乃表为内职。高祖出镇并门，用为左都押牙。铢性惨毒好杀，高祖以为勇断类己，深委遇之。国初，授永兴军节度使，从定汴、洛、移镇青州，加同平章事。隐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。铢立法深峻，令行禁止，吏民有过，不问轻重，未尝贷免。每亲事，小有忤旨，即令倒曳而出，至数百步外方止，肤体无完者。每杖人，遣双杖对下，谓之“合欢杖”；或杖人如其岁数，谓之“随年杖”。在任擅行赋敛，每秋苗一亩率钱三千，夏苗一亩钱二千，以备公用，部内畏之，胁肩重迹。乾祐中，淄、青大蝗，铢下令捕蝗，略无遗漏，田苗无害。先是，滨海郡邑，皆有两浙回易务，厚取民利，自置刑禁，追摄王民，前后长吏利其厚赂，不能禁止。铢即告所部，不得与吴越征负，擅行追摄，浙人惕息，莫敢干命。朝廷惧铢之刚戾难制，因前浙州刺史郭琼自海州用兵还，过青州，遂留之，即以府彦卿代铢，铢即时受代。《隆平集·郭琼传》云：刘铢守平卢，称疾不朝，隐帝疑其叛，诏琼领兵屯青州。铢将害之，张宴伏兵幕下，琼无惧色，铢亦不敢发。琼为言去就祸福，铢趋召。离镇之日，有私盐数屋，杂以糞秽，填塞诸井，以土平之。彦卿发其事以闻，铢奉朝请久之，每潜戟手于史宏肇、杨邠第。会李业辈同诛宏肇等，铢喜，谓业辈曰：“君等可谓傴罗兒矣。”寻以铢权知开封府事，周太祖亲族及王峻家，并为铢所害。周太祖入京城，执之下狱。铢

谓妻曰：“我则死矣，君应与人为婢耳！”妻曰：“明公所为如是，雅合为之。”周太祖遣人让铢曰：“昔日与公常同事汉室，宁无故人之情，家属屠灭，公虽奉君命，加之酷毒，一何忍哉！公家亦有妻子，还顾念否？”铢但称死罪。遂启太后，并一子诛之，而释其妻。周太祖践阼，诏赐铢妻陕州庄宅各一区。《五代史阙文》：汉隐帝朝，铢为开封尹，周祖自鄴起兵，铢尽诛周祖之家子孙妇女十数人，极其惨毒。及隐帝遇害，周祖以汉太后令，收铢下狱，使人责之。铢对曰：“某为汉家戮叛族耳，不知其他。”周祖怒，遂杀之。

史臣曰：臣观汉之亡也，岂系于天命哉！盖委用不得其人，听断不符于理故也。且如宏肇之淫刑，杨邠之秕政，李业、晋卿之设计，文进、允明之狂且，虽使成王为君，周公作相，亦不能保宗社之安，延岁月之命，况隐帝、逢吉之徒，其能免乎！《易》曰：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”当乾祐之末也，何斯言之验欤！惟刘铢之忍酷，又安能遁于一死乎！

列传五

李崧，深州饶阳人。父舜卿，本州录事参军。崧幼而聪敏，十余岁为文，家人奇之。弱冠，本府署为参军。其父尝谓宗人李麟曰：“大丑生处，形奇气异，前途应不居徒劳之地，赖吾兄诲激之。”大丑即崧之小字也。同光初，魏王继岌为兴圣宫使，兼领镇州节钺，崧以参军从事。时推官李堯掌书，崧见其起草不工，密谓掌事吕柔曰：“令公皇子，天下瞻望，至于尺牘往来，章表论列，稍须文理合宜。李侍御起草，未能尽善。”吕曰：“公试代为之。”吕得崧所作，示卢质、冯道，皆称之。繇是擢为兴圣宫巡官，独掌奏记。庄宗入洛，授太常寺协律郎。王师伐蜀，继岌为都统，以崧掌书记。蜀平，枢密使郭崇韬为宦官诬构，继岌遂杀崇韬父子，外尚未知。崧白继岌曰：“王何为作此危事？至于不容崇韬，至洛诛之未晚。今悬军五千里，无咫尺书诏，便杀重臣，非谋也。”继岌曰：“吾亦悔之。”崧召书吏三四人，登楼去梯，取黄纸矫写诏书，倒使都统印发之。翌日，告诸军，军情稍定。及自蜀还，明宗革命，任圜以宰相判三司，用崧为盐铁推官，赐绯。丁内艰，归乡里。服阕，镇帅范延光奏署掌书记。延光为枢密使，拜拾遗，直枢密院，迁补阙、起居郎、尚书郎，充职如故。长兴末，改翰林学士。清泰初，拜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。

先是，长兴三年冬，契丹入云中，朝廷欲命重将镇太原。时晋祖为六军副使，以秦王从荣不轨，恳求外任，深有北门之

望，而大臣以晋高祖方权兵柄，难以议之。一日，明宗怒其未奏，范延光、赵延寿等无对，退归本院，共议其事，方欲以康义诚为之。时崧最在下位，耸立请曰：“朝廷重兵多在北边，须以重臣为帅，以某所见，非石太尉不可也。”会明宗令中使促之，众乃从其议。翌日，晋祖既受太原之命，使心腹达意于崧云：“垒浮图须与合却尖。”盖感之深也。及清泰末，晋祖入洛，崧与吕琦俱窜匿于伊阙民家。旬日，晋高祖召为户部侍郎，判户部。逾月，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与桑维翰并兼枢密使。维翰镇相州，未几，废枢密院，事归中书，加尚书右仆射。从幸鄴，丁外艰，恩制起复，崧上章数四，恳辞其命，优诏不允。复上章，不报，崧不得已而视事。晋少帝嗣位，复用桑维翰为枢密使，命崧兼判三司。未几，代维翰为枢密使，与冯玉对掌机密。开运末，崧、玉信契丹之诈，经略瀛、郑，中渡之败，落其奸谋。契丹入京师，赵延寿、张砺素称崧之才，契丹主善遇之，以崧为太子太师，充枢密使。契丹主尝谓左右曰：“我破南朝，只得李崧一人而已。”从契丹北行，留于镇州。

高祖平汴、洛，乃以崧之居第赐苏逢吉，第中宿藏之物，皆为逢吉所有。是秋，镇州逐满达勒，崧与冯道、和凝十数人归阙，授太子太傅。崧对朝之权右，谦挹承颜，未尝忤旨。尝以宅券献苏逢吉，不悦。崧二弟屿、鵠，酣酒无识，与杨邠、苏逢吉子弟杯酒之间，时言及夺我居第，逢吉知之。《宋史·陶榘传》：李崧以宅券献逢吉，逢吉不悦，而崧子弟数出怨言，崧惧，移疾不出。崧族子昉，尝往候崧，崧语昉曰：“迩来朝廷于我有何议？”昉曰：“无他，闻唯陶给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诬叔父。”崧叹曰：“榘自单州判官，吾取为集贤校理，不数年擢掌诏命，吾何负于陶氏子哉！”及崧遇祸，昉尝因公事诣

蒨，蒨问昉：“识李侍郎否？”昉敛衽应曰：“远从叔耳。”蒨曰：“李氏之祸，蒨出力焉。”昉闻之汗出。有部曲葛延遇者，逮李屿船佣，屿撻之，督其所负，遇有同辈李澄亦事逢吉，葛延遇夜寄宿于澄家，以屿见督情告，遂一夕同谋告变。逢吉览状示史宏肇，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，从容语及葛延遇告变之事，崧以幼女为托，逢吉遣吏送于侍卫狱。既行，崧恚曰：“自古未有不亡之国，不死之人。”及为吏所鞠，乃自诬伏罪，举家遇害，少长悉尸于市，人士冤之。《东都事略·王溥传》：世宗尝问：“汉相李崧蜡弹书结契丹，有记其词者否？”溥曰：“崧有此，肯示人耶？苏逢吉辈陷之尔。”世宗遂优赠崧官。崧与徐台符同学相善，乾祐三年秋，台符梦崧谓曰：“予之冤横，得请于帝矣。”及苏、史之诛，并梟首于市，当崧所诛之地。未几，葛延遇、李澄亦以戮死。《宋史·李昉传》：晋侍中崧，与昉同宗且同里，时人谓崧为“东李家”，昉为“西李”。汉末，崧被诛，至宋，其子璨自苏州常熟县令赴调，昉为讼其父冤，且言周太祖已为昭雪，赠官，还其田宅，录璨而官之。然璨几五十，尚淹州县之职。诏授璨著作佐郎，后官至资善大夫。

苏逢吉，长安人。父悦，逢吉母早丧，而悦鳏居，旁无侍者。性嗜酒，虽所饮不多，然漱醪终日。他人供膳，皆不称旨，俟逢吉庖炙，方肯下箸。悦初仕蜀，官升朝列，逢吉初学为文，尝代父染翰。悦尝为高祖从事，甚见礼遇，因从容荐逢吉曰：“老夫耄矣，才器无取。男逢吉粗学援毫，性复恭恪，如公不以犬之微，愿令事左右。”高祖召见，以神情爽惠，甚怜之。有顷，擢为宾佐，凡有谋议，立侍其侧。高祖素严毅，及镇太原，位望崇重，从事稀得谒见，惟逢吉日侍左右。两使文簿，堆案盈几，左右不敢辄通，逢吉置于怀袖，俟其悦色则谘之，

多见其可。

高祖建号于太原，逢吉自节度判官拜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车驾至汴，朝廷百司庶务，逢吉以为己任，参决处置，并出胸臆，虽有当有否，而事无留滞。会翰林学士李涛从容侍帝，言及霸府二相，官秩未崇，逢吉旋加吏部尚书，未几，转左仆射，监修国史。从征杜重威于鄴下，数乘醉抵辱周太祖。及高祖大渐，与杨邠、史宏肇等卧内同受顾命。李涛与逢吉论甥舅之契，相得甚欢，涛之入相，逢吉甚有力焉。会涛上章，请出两枢密为方镇，帝怒，罢涛相，勒归私第，时论疑涛承逢吉之风旨。先是，高祖践阼之后，逢吉与苏禹珪俱在中书，有所除拜，多违旧制，用舍升降，率意任情，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、由流外而除令录者，不可胜数。物论纷然。高祖方倚信二相，莫敢言者。逢吉尤贪财货，无所顾避，求进之士，稍有力者，即遣人微露风旨，许以美秩。及杨邠为相，稍夺二苏之权，自是尽敛手而已。邠每愆二苏之失，艰于除拜，至于诸司补吏，与门胄出身，一切停罢。时论以邠之蔽，固亦由逢吉、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。初，高祖至汴，以故相冯道、李崧为契丹所俘，位于真定，乃以崧第赐逢吉，道第赐禹珪，崧于西洛有别业，亦为逢吉所有。及真定逐契丹，崧、道归朝，崧弟屿以逢吉占据其第，时出怨言。未几，崧以西京宅券献于逢吉，不悦。会崧有仆夫欲诬告谋反，逢吉诱致其状，即告史宏肇，令逮捕其家。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，即令监至侍卫狱。翌日，所司以狱辞上，其李屿款招云：“与兄崧、弟鶻，与家僮二十人商议，比至山陵发引之时，同放火谋乱，其告是实。”盖自诬之辞也。逢吉仍以笔添注“二十人”字为“五十人”，封下有司，尽诛崧家。时人冤之，归咎于逢吉。

逢吉深文好杀，从高祖在太原时，尝因事，高祖命逢吉静

狱，以祈福祐，逢吉尽杀禁囚以报。及执朝政，尤爱刑戮。朝廷患诸处盗贼，遣使捕逐，逢吉自草诏意云：“应有贼盗，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，并仰所在全族处斩。”或谓逢吉曰：“为盗者族诛，犹非王法，邻保同罪，不亦甚乎？”逢吉坚以为是，仅去“全族”二字。时有郢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，良由此也。逢吉性侈靡，好鲜衣美食，中书供膳，鄙而不食，私庖供饌，务尽甘珍。尝于私第大张酒乐以召权贵，所费千余缗。其妻武氏卒，葬送甚盛，班行官及外州节制，有与逢吉相款洽者，皆令赉送绫罗绢帛，以备缟素。失礼违度，一至如此。又性不拘名教，继母死不行服，妻死未周，其子并授官秩。有庶兄自外至，不白逢吉，便见诸子，逢吉怒，且惧他日凌弱其子息，乃密白高祖，诬以他事杖杀之。

乾祐二年秋，加守司空。周太祖之将镇鄴也，逢吉奏请落枢密使，隐帝曰：“有前例否？”逢吉奏曰：“枢密之任，方镇带之非便。”史宏肇曰：“兼带枢密，所冀诸军禀畏。”竟从宏肇之议。宏肇怨逢吉之异己，逢吉曰：“此国家之事也，且以内制外则顺，以外制内岂得便耶！”事虽不从，物议多之。居无何，王章张饮，会逢吉与史宏肇有谗言，大为宏肇所诟，逢吉不校，几至殴击，逢吉驰马而归，自是将相失欢。逢吉欲希外任，以纾宏肇之怒，既而中辍。人问其故，逢吉曰：“苟领一方镇，只消得史公一处分。则为齏粉矣。”李业辈恶宏肇、杨邠等，逢吉知之，每见业等，即微以言激怒之。及宏肇等被害，逢吉不预其谋，闻变惊骇，即受宣徽，权知枢密院事。寻令草制正授，制入，闻鄴兵至澶州乃止。事急，逢吉谓人曰：“萧墙之变，太觉匆遽，主上若有一言见问，必不至是矣。”数夕宿于金祥殿之东，谓天官正王处讷曰：“夜来就枕未瞑，已见李崧在傍，生人与死人相接，无吉事也。”及周太祖自鄴

至汴，官军败于刘子陂，是夕逢吉宿于七里郊，与同舍痛饮，醉将自刎，左右止之。至曙，与隐帝同抵民舍，遂自杀。周太祖定京城，与聂文进等同梟于北市，释其家族。其梟首之处，适当李崧冤死之地。广顺初，诏就西京赐其子庄宅各一区。《五代史补》：高祖在河东幕府，阙书记，朝廷除前进士丘廷敏为之，以高祖有异志，恐为所累，辞疾不赴，遂改苏逢吉。未几，契丹南侵，高祖仗顺而起，兵不血刃而天下定，逢吉以佐命功，自掌书记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逾年，廷敏始选授凤翔麟游县令。过堂之日，逢吉戏之，且抚所坐椅子曰：“合是长官坐，何故让与鄙夫耶？”廷敏遂渐悚而退。

李鳞，唐宗属也。父洎，韶州刺史。伯父汤，咸通中为给事中。懿宗除乳母楚国夫人婿为夏州刺史，汤封还制书，诏曰：“朕少失所亲，若非楚国夫人鞠养，则无朕此身，虽非朝典，望卿放下，仍今后不得援以为例。”汤乃奉诏，其谅直如此。

鳞少举进士，累举不第。客游河朔，称清海军掌书记，谒定州王处直，不见礼。鳞即脱绿被绯，入常山谒要人李宏规，以宗姓请兄事之，由是得进。赵王镒辟为从事，镒卒，复为王德明宾客。德明使鳞聘于唐庄宗，鳞密疏德明之罪，且言可图之状，庄宗嘉之。及常山平，以鳞为霸府支使。尝从容请于庄宗曰：“鳞有四子，请诛之。”庄宗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此辈生于常山，稟勃乱之气，不可留也。”庄宗笑而止。同光初，授宗正卿，俄兼工部侍郎。常山有唐启运陵，鳞受富民李守恭赂，署为陵台令，守恭暴横，为长吏所诉，按之以闻，鳞左授司农少卿，削金紫，未几，出为河府副使。明宗即位，历兵部、户部侍郎，工部、户部尚书。长兴中，以与明宗有旧，常贮入相之意，从容谓时相曰：“唐祚中兴，宜敦叙宗室，才高者合居相位。仆虽不才，曾事庄宗霸府，见今上于藩邸时。家代重侯

累相，靖安李氏，不在诸族之下；论才较艺，何让众人。久置仆于朝行，诸君安乎？”冯道、赵凤每怒其僭。有顷，麟因淮南细人言事，乃谓枢密使安重诲曰：“伪吴欲归国久矣，若朝廷先遣使谕之，则旋踵而至矣。”重诲然之，以玉带与细人，令往淮南为信，久而不反，由是出麟为兖州行军司马。得代归阙，复为户部尚书，寻转兵部尚书，有顷兼判太常卿事。尝权典选部，铨综失序，物论非之。晋天福中，守太子少保。开运中，迁太子太保。高祖至阙，授守司徒，数月而卒，年八十八。诏赠太傅。

龙敏，字欲讷，幽州永清人。少学为儒，仕乡里为假掾。刘守光不道，敏避地浮阳，会戴思远渡河而南，乃从之。乡人周知裕仕梁为裨将，敏往依焉，知裕屡荐不调，敏丐游都邑累年。唐庄宗定魏博，敏闻故人冯道为霸府记室，乃客于河中，岁归太原，馆于冯道之家，监军使张承业即署敏为巡官，典监军奏记。庄宗平河、洛，征为司门员外郎，以家贫乏养，求为兴唐少尹。逾年，丁母丧，退居鄴下，会赵在礼据鄴城，以敏乡人，强起令署事，又为乱军所迫，敏不敢拒。明年，在礼镇浮阳，敏复居丧制，服阕，除户部郎中，改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时敏父咸式年七十，咸式之父年九十余，供养二尊，朝夕不懈。咸式以敏贵，得秘书监致仕。敏为兵部侍郎，奉使幽州，乡里耆旧留宴尽欢。冯贲为北京留守，奏敏为副，贲入掌枢密，敏为吏部侍郎。

敏学术不甚长，然外柔而内刚，爱决断大计。清泰末，从唐末帝在怀州，时赵德钧父子有异图，晋安寨旦夕忧陷，末帝计无从出，问计于从臣。敏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请以援兵从东丹王李赞华取幽州路趋西楼，契丹主必有北顾之患。”末帝然之，而不能行。敏又谓末帝亲将李懿曰：“君连姻帝戚，社稷

之危，不俟翘足，安得默默苟全耶！”懿因筹德钧必破蕃军之状，敏曰：“仆燕人也，谙赵德钧之为人，胆小谋拙，所长者守城寨、婴壕堑、笃励健儿耳！若见大敌，奋不顾身，摧坚陷阵，必不能矣。况名位震主，奸以谋身乎！仆有狂策，不知济否，苟能必行，亦救寨之一术也。”懿请言之，曰：“如闻驾前马仅有五千匹，请于其间选壮马精甲健夫千人，仆愿与郎万金二人《通鉴》：郎万金为陈州刺史。胡三省云：万金，当时勇将也。由介休路出山，夜冒敌骑，循山入大寨，千骑之内，得其半济，则寨无虞矣。张敬达等幽闭，不知朝廷援兵近远，若知大军在团柏谷中，虽铁障亦可冲踏，况敌骑乎！”末帝闻之曰：“龙敏之心极壮，用之晚矣。”人亦以为大言，然其慷慨感激，皆此类也。

晋祖受命，敏以本官判户部，迁尚书左丞。丁父忧，服阕，复本官，俄移太常卿。开运中，奉命使越。先是，朝臣将命，必拜起于浙帅，敏至，抗揖而已，识者多之。使还，改工部尚书。乾祐元年春，疽发于背，闻高祖晏驾，乃扶病于私第，缟素而临，后旬日卒于家，时年六十三。隐帝嗣位，诏赠右仆射。

刘鼎，字公度，徐州萧县人。祖泰，萧县令。父崇，梁太祖微时，常佣力崇家，及即位，召崇用之，历殿中监、商州刺史。崇之母抚梁祖有恩，梁氏号为“国婆”，徐、宋之民谓崇家为“豢龙刘家”。鼎起家为大理评事，历尚书博士、殿中侍郎史、起居郎。清泰中，自吏部员外郎出为浑州廉判，入为刑部郎中，充盐铁判官，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乾祐初，拜谏议大夫，卒年五十五。鼎善交游，能谈笑。居家仁孝，事继母赵氏甚谨，异母昆仲凡七人，抚之如一。性若宽易，而典选曹按吏有风棱，人称为能。

子衮，登进士第，文彩遒隼。仕周为左拾遗、直史馆，早

卒。

张允，镇州束鹿人。父徵。允幼学为儒，仕本州为参军。张文礼之据州叛，庄宗致讨，允随文礼子处瑾请降于鄴，不许，与处瑾并系于狱。镇、冀平，宥之，留于鄴，署本府功曹。赵在礼婴城叛，署节度推官，从历沧、兗二镇书记，入为监察御史，历右补阙、起居舍人，充宏文馆直学士、水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清泰初，皇子重美为河南尹，典六军诸卫事，时朝廷选参佐，以允刚介，改给事中，充六军判官。寻罢职，转左散骑常侍。

晋天福初，允以国朝频有肆赦，乃进“驳赦论”，曰：“《管子》云：‘凡赦者小利而大害，久而不胜其祸；无赦者小害而大利，久而不胜其福。’又《汉纪》云：‘吴汉疾笃，帝问所欲言。对曰：唯愿陛下无为赦耳。’如是者何？盖行赦不以为恩，不行赦亦不以为无恩，为罚有罪故也。窃观自古帝王，皆以水旱则降德音而宥过，开狴牢以放囚，冀感天心以救其灾者，非也。假有二人讼，一有罪，一无罪，若有罪者见舍，则无罪者衔冤，衔冤者彼何疏，见舍者此何亲乎？如此则是致灾之道，非救灾之术也。自此小民遇天灾则喜，皆相劝为恶，曰国家好行赦，必赦我以救灾，如此即是国家教民为恶也。且天道福善祸淫，若以舍为恶之人，而使变灾为福，则又是天助其恶民也。细而论之，必不然矣。倘或天降之灾，盖欲警诫人主。节嗜欲，务勤俭，恤鳏寡，正刑罚，不滥舍有罪，不僭杀无辜，使美化行于下，圣德闻于上，则虽有水旱，亦不为沴矣。岂以滥舍有罪，而反能救其灾乎？彰其德乎？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！”帝览而嘉之，降诏奖饰，仍付史馆。

五年，迁礼部侍郎，凡三典贡部，改御史中丞，转兵部侍郎、知制诰，充翰林学士承旨。契丹入京城，落职守本官。《东

都事略·刘温叟传》：契丹入京师，温叟惧随契丹北徙，与承旨张允求去职。契丹主怒，欲黜为县令。赵延寿曰：“学士不称职而求解者，罢之可也。”得不黜。乾祐初，授吏部侍郎。自诛史宏肇后，京城士庶，连薨惊悚，允每朝退，即宿于相国寺僧舍。及北军入京师，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，坠屋而卒，时年六十五。

子鸾，仕皇朝为太常少卿。

任延皓，并州人也。业术数风云之事。晋高祖在太原重围时，高祖最为亲要，延皓以本业请见，高祖甚加礼遇。晋天福初，延皓授太原掾，寻改交城、文水令，皆高祖慰荐之力也。高祖镇太原，延皓多言外事，出入无间，高祖左右皆惮之。在文水聚敛财贿，民欲陈诉，延皓知之。一日，先诬告县吏结集百姓，欲劫县库。高祖怒，遣骑军并擒县民十数，族诛之，冤枉之声，闻于行路。高祖即位，累官至殿中监，恃宠使气，人望而畏之，虽宰辅之重，延皓视之蔑如也。刘崇在河东，日常切齿。及魏王承训薨，归葬太原，令延皓择葬地，时有山冈僧谓刘崇曰：“魏王葬地不吉，恐有重丧。”未几，高祖崩，崇以僧言奏之，乃配流延皓于麟州。路由文水，市民掷瓦殴骂甚众，吏人救之仅免。既至贬所，刘崇令人杀之，籍没其家。

史臣曰：李崧仕唐、晋之两朝，耸伊、皋之重望，考其器业，无忝台衡。会多僻之朝，被参夷之戮，人之不幸，天亦难忱。逢吉秉蛇虺之心，窃夔、龙之位，杀人不忌，与国俱亡。李崧之冤血未销，逢吉之枭首斯至，冥报之事，安可忽诸！自李麟而下，凡数君子者，皆践履朝行，彰施帝载，国华邦直，斯焉在哉！惟延皓之丑行，宜乎不得其死矣。

列传六

杜重威，其先朔州人，近世徙家于太原。祖兴，振武牙将。父堆金，事唐武皇为先锋使。重威少事明宗，自护圣军校领防州刺史。其妻即晋高祖妹也，累封宋国大长公主。天福初，命重威典禁军，遥授舒州刺史。二年，张从宾构乱，据汜水，晋高祖遣重威与候益率众破之，以功授潞州节度使。与杨光远降范延光于鄴城，改许州节度使，兼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，寻加同平章事。未几，移镇郢州，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《通鉴》：冯道、李崧屡荐重威之能，以为都指挥使，充随驾御营使。及镇州安重荣称兵向阙，命重威御之，败重荣于宗城。重荣奔据常山，重威寻拔其城，斩重荣首传于阙下，授成德军节度使。所得重荣家财及常山公帑，悉归于己，晋高祖知而不问。至镇，复重敛于民，税外加赋，境内苦之。《通鉴》：重威所至黷货，民多逃亡，尝出过市，谓左右曰：“人言我驱尽百姓，何市人之多也！”

少帝嗣位，与契丹绝好，契丹主连年伐晋，重威但闭壁自守。部内城邑相继破陷，一境生灵受屠戮，重威任居方面，未尝以一土一骑救之。每敌骑数十驱汉人千万过城下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重威但登陴注目，略无邀取之意。开运元年秋，加北面行营招讨使。二年，领大军下新州、满城、遂城。契丹主自古北口回军，追蹙王师，重威等狼狈而旋，至阳城，为契丹所困。会大风狂猛，军情愤激，府彦卿、张彦泽等引军四出，敌众大

溃，诸将欲追之，重威曰：“逢贼得命，更望复子乎！”遂收军驰归常山。先是，重威于州内括借钱帛，吏民大被其苦，人情咸怨，重以境内凋弊，十室九空，重威遂无留意，连上表乞归朝，不俟报即时上路。朝廷以边上重镇，主帅擅离，苟有奔冲，虑失御备，然亦无如之何，即以马全节代之，重威寻授鄴都留守。会镇州军食不继，遣殿中监王钦祚就本州和市，重威私第有粟十余万斛，遂录之以闻。朝廷给绢数万匹，价其粟直。重威大忿曰：“我非反逆，安得籍没耶！”三年冬，晋少帝诏重威与李守贞等率师经略瀛、郑。师至瀛州城下，晋骑将梁汉璋与契丹接战，汉璋死焉。重威即时回军，次武强，闻契丹主南下，乃西趋镇州，至中渡桥，与契丹夹滹水而营。十二月八日，宋彦筠、王清等率数千人渡滹沱，阵于北岸，为敌所破。时契丹游军已至栾城，道路隔绝，人情危蹙，重威密遣人诣敌帐，潜布腹心。契丹主大悦，许以中原帝之，重威庸暗，深以为信。一日，伏甲于内，召诸将会，告以降敌之意，诸将愕然。以上将既变，乃俯首听命，遂连署降表，令中门使高勋赍送敌帐，军士解甲，举声恸哭。是日，有大雾起于降军之上。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诸军，寻伪加守太傅，鄴都留守如故。契丹主南行，命重威部辖晋军以从，既至东京，驻晋军于陈桥，士伍饥冻，不胜其苦。重威每出入衢路，为市民所诟，俯首而已。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钱帛，将相公私，雷同率配，重威与李守贞各万缗，乃告契丹主曰：“臣等以十万汉军降于皇帝，不免配借，臣所不甘。”契丹主笑而免之。寻群盗断澶州浮梁，契丹乃遣重威归籓。明年三月，契丹主北去，至相州城下，重威与妻石氏诣牙帐贡献而回。

高祖车驾至阙，以重威为宋州节度使，加守太尉。重威惧，闭城拒命，诏高行周率兵攻讨，重威遣其子宏遂等告急于镇州

满达勒，乞师救援，以宏遂为质，满达勒遣蕃将杨兗赴之。未几，镇州军逐满达勒，杨兗至洺州而回。十月，高祖亲征，车驾至鄴城之下，遣给事中陈观等赍诏入城，许其归命，重威不纳。数日，高祖亲率诸军攻其垒，不克，王师伤夷者万余人。

《宋史·杜汉徽传》云：从高行周讨杜重威于鄴城，屡为流矢所中，身被重创，犹力战，观者壮之。高祖驻军数旬，城中粮尽，屑麩饼以给军士，吏民逾垒而出者甚众，皆无人色。至是，重威牙将诣行宫请降，复遣节度判官王敏奉表请罪，赐优诏敦勉，许其如初。重威即遣其子宏遂、妻石氏出候高祖，重威继踵出降，素服俟罪，复其衣冠，赐见，即日制授检校太师、守太傅、兼中书令。鄴城士庶，殍殍者十之六七。先是，契丹遣幽州指挥使张珽，以部下军二千余人屯鄴，时亦有燕军一千五百人在京师，会高祖至阙，有上变者，言燕军谋乱，尽诛于繁台之下，咸称其冤。有逃奔于鄴者，备言其事，故张珽等惧死，与重威胶固守城，略无叛志。高祖亦悔其前失，累令宣谕，许以不死。珽等于城上扬言曰：“繁台之诛，燕军何罪？既无生理，以死为期。”珽一军在围中，重威推食解衣，尽力姑息。燕军骄悍，凭陵吏民，子女金帛，公行豪夺。及重威请命，珽等邀朝廷信誓，诏许珽等却归本土。及出降，尽诛珽等将数十人，其什长已下放归幽州，将出汉境，剽略而去。高祖遣三司使王章、枢密副使郭威，录重威部下将吏尽诛之，籍其财产与重威私帑，分给将士。

车驾还宫，高祖不豫，既而大渐。顾命之际，谓近臣将佐曰：“善防重威。”帝崩，遂收重威，重威子宏璋、宏珽、宏杰诛之。诏曰：“杜重威犹贮祸心，未悛逆节，枭音不改，虺性难驯。昨朕小有不安，罢朝数日，而重威父子潜肆凶言，怨谤大朝，扇惑小辈；今则显有陈告，备验奸期。既负深恩，须

置极法，其杜重威父子并处斩。所有晋朝公主及外亲族，一切如常，仍与供给。”重威父子已诛，陈尸于通衢，都人聚观者诟骂蹴击，军吏不能禁，尸首狼籍，斯须而尽。

宏璉，重威之子也，累官至陈州刺史。《隆平集》：党进，幼为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奴，重威爱其淳谨，虽长，犹令与婢妾杂侍。重威败，周祖得之，以为铁骑都虞候。重威之后寒饿，进常分俸以给，士大夫或愧焉。

李守贞，河阳人也。少桀黠落魄，事本部为牙将。晋高祖镇河阳，用为典客，后移数镇，皆从之。及即位，累迁至客省使。天福中，李金全以安州叛，淮夷入寇，晋高祖命马全节讨之，守贞监护其军，贼平，以守贞为宣徽使。少帝即位，授滑州节度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未几，改侍卫都虞候。开运元年春，敌众犯澶、魏，少帝幸澶州，契丹主遣满达勒以奇兵由郟州马家口济河，立栅于东岸，守贞率师自澶州驰赴之。契丹大败，溺死者数千人，获马数百匹，偏裨七十余人。有顷，敌退。晋少帝还京，以守贞为兖州节度使，依前侍卫都虞候。五月，以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，率兵二万东讨杨光远，命符彦卿为副。十一月，光远子承勋等乞降，守贞入城，害光远于别第。光远有孔目官吏宋颜者，尽以光远财宝、名姬、善马告于守贞，得之置于帐下。近例，官军克复城隍，必降德音，洗涤瑕秽，时枢密使桑维翰以光远同恶数十辈潜窜未出，搜索甚急，故制书久不下。或有告宋颜匿于守贞处者，朝廷取而杀之，守贞由是怨维翰。时行营将士所给赏赐，守贞尽以醜茶、染木、姜药之类分给之，军中大怨，乃以帛包所得物，如人首级，目之为守贞头，悬于树以诅之。守贞班师，加同平章事，以杨光远东京第赐之。守贞因取连宅军营，以广其第，大兴土木，治之岁余，为京师之甲。行幸赐宴，恩礼无比。

开运二年春，契丹以全军南下，前锋至相州汤阴县，诏守贞屯滑州。少帝再幸澶州，以守贞为北面行营都监，与招讨使杜重威北伐，洎获阳城之捷，遂收军而还。四月，车驾还京，以守贞为侍卫副都指挥使，移镇宋州，加检校太师。三年春，诏守贞率师巡边。至衡水，获郑州刺史赵思英而还。居无何，代高行周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移镇郢州，意颇觖望。会宰臣李崧加侍中，守贞谓枢密使直学士殷鹏曰：“枢密何功，便加正相！”先是，桑维翰以元勋旧德为枢密使，守贞位望素处其下，每惮之，与李彦韬、冯玉辈协力排斥，维翰竟罢枢务。李崧事分疏远，守贞得以凌蔑。其年夏，契丹寇边，以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。少帝开曲宴于内殿，以宠其行，教坊令人献语云：“天子不须忧北寇，守贞面上管幽州。”既罢，守贞有自负之色，以其言夸诤于外。既而率兵至定州北，与契丹偏师遇，斩蕃将嘉哩而还。九月，加兼侍中。会契丹遣瀛州刺史伪降于少帝，请发大军应接，朝廷信之。十月，诏杜重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，以守贞为兵马都监，知幽州行府事。先是，守贞领兵再由鄴都，杜重威厚加赠遗，曲意承迎，守贞悦之，每于帝前称举，请委征讨之柄。至是，守贞、重威等会兵于鄴，遂趋瀛州，瀛州不应。贝州节度使梁汉璋为蕃将高牟翰所败，死之，王师遂还。师至深州，闻契丹大至，乃西趋镇州，至滹沱之中渡，与敌相遇，官军营于滹水之南。未几，敌骑潜渡至栾城，断我粮路，寻则王清战死，杜重威遂与守贞归命契丹，授守贞司徒，依前郢州节度使，从契丹至汴。时京辇之下，契丹充斥，都人士庶，若在涂炭。二帅出入扬扬，市人诟之，略无惭色。有顷，河北及京东草寇大起，澶州浮桥为群贼所断，契丹主甚恐，乃命诸帅各归本镇，守贞遂赴汶阳。高祖入汴，守贞惧而来朝，授守贞太保，移镇河中。居无何，高祖晏驾，杜重威被

诛，守贞愈不自安，乃潜畜异计。

乾祐元年三月，先致书于权臣，布求保证，而完城郭，缮甲兵，昼夜不息。守贞以汉室新造，嗣君才立，自谓举无遗策，又有僧总伦者，以占术干守贞，谓守贞有人君之位，《通鉴》：浚仪人赵修己，素善术数，自守贞镇滑州，署司户参军，累从移镇。为守贞言：“时命不可妄动。”前后切谏非一，守贞不听，乃称疾归里。未几，赵思綰以京兆叛，遣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贞，守贞自谓天时人事合符于己，乃潜结草贼，令所在窃发，遣兵据潼关。《宋史·王继勋传》：李守贞之叛，令继勋据潼关，为郭从义所破。朝廷命白文珂、常思等领兵问罪，复遣枢密使郭威西征。官军初至，守贞以诸军多曾隶于麾下，自谓素得军情，坐俟扣城迎己，及军士诟噪，大失所望。《宋史·马全义传》：李守贞镇河中，召置帐下。及守贞叛，周主讨之，全义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垒，多所杀伤。守贞贪而无谋，性多忌刻，全义累为画策，皆不能用。俄而王景崇据岐下，与赵思綰遣使推奉，守贞乃自号秦王，思綰、景崇皆受守贞署置。又遣人赍蜡弹于吴、蜀、契丹，以求应援。马令《南唐书·硃元传》：守贞以河中反，汉命周太祖讨之，元与李平奉守贞表来乞师，未复而守贞败。既而城中粮尽，杀人为食。召总伦诘其休咎，总伦至曰：“王自有天分，人不能夺。然分野灾变，俟磨灭将尽，存留一人一骑，即王鹊起之际也。”守贞深以为信。洎攻城，守贞欲发石以拒外军，砲竿子不可得，无何，上游泛一筏至，其木悉可为砲竿，守贞以为神助。又尝因宴会将佐，守贞执弧矢，遥指一虎舐掌图曰：“我若有非常之事，当中虎舌。”引弓一发中之，左右拜贺，守贞亦自负焉。《宋史·吴虔裕传》：周祖讨三叛，以虔裕为河中行营都监，率护圣诸军五千以往。李守贞出兵五千余，设梯桥，分五路于长连城西北以御周祖。

周祖令虔裕率大军横击之，蒲人败走，夺其梯桥，杀伤大半。

及周光逊以西寨降，其势益窘，人情离散。官军攻城愈急，守贞乃潜于衙署多积薪刍，为自焚之计。二年七月，城陷，举家蹈火而死。王师入城，于烟中获其尸，断其首函之，并获数子二女，与其党俱献于阙下。隐帝御明德楼受俘馘，宣露布，百僚称贺。礼毕，以俘馘徇于都城，守贞首级梟于南市，诸子并贼党孙愿、刘芮、张延嗣、刘仁裕、僧总伦、靖余、张球、王廷秀、焦文杰、安在钦等并磔于西市，余皆斩之。《五代史阙文》：符后先适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之子崇训。守贞尝得术士，善听声，知人贵贱，守贞举族悉令术士听之，独言后大富贵，当母仪天下。守贞信之，因曰：“吾妇尚为皇后，吾可知也。”遂谋叛。及城陷，后独免，周祖为世宗娶之，显德中，册为后。

赵思綰，魏府人也。唐同光末，赵在礼之据魏城也，思綰隶于帐下，累从之。在礼卒，赵延寿籍其部曲，尽付于其子赞，思綰即其首领也。高祖定河、洛，赞自河中移京兆尹。赞以久事契丹，常虑国家终不能容，乃与凤翔侯益谋，引蜀兵为援，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请觐，赞不待报赴阙，留思綰等数百人在京兆。会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凤翔，行次京兆，时思綰等数百人在焉。思綰等比是赵在礼御士，本不刺面，景崇、齐藏珍既至京兆，欲令文面，以防逋逸。景崇微露风旨，思綰厉声先请自刺，以率其下，景崇壮之。藏珍窃言曰：“思綰粗暴难制，不如杀之。”景崇不听，但率之同赴凤翔。朝廷闻之，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阙。思綰既发，行至途中，谓其党常彦卿曰：“小太尉已入他手，吾辈至，则并死矣。”小太尉盖谓赵赞也。彦卿曰：“临机制变，子勿复言！”王益至永兴，副使安友规、巡检使乔守温出迎，于郊外离亭置酒。思綰前曰：“部下军士已在城东安下，缘家属在城，欲各将家今夜便宿城东。”

守温等然之。思綰等辞去，与部下并无兵仗，才入西门，有州校坐门侧，思綰遽夺其佩剑，即斩之。其众持白挺杀守门军士十余人，分众守捉诸门。思綰劫库兵以授之，遂据其城，时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。翌日，集城中丁壮得四千余人，浚池隍，修楼橹，旬浹之间，战守皆备。寻遣人送款于河中，李守贞遣使赍伪诏授思綰晋昌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朝廷闻之，命郭从义、王峻帅师伐之。及攻其城，王师伤者甚众，乃以长堦围之。经年粮尽，遂杀人充食。思綰尝对众取人胆以酒吞之，告众曰：“吞此至一千，即胆气无敌矣。”《太平广记》：贼臣赵思綰自倡乱至败，凡食人肝六十六，无不面剖而脍之。

二年夏，食既尽，思綰计无从出，时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李肃寓居城中，因与判官程让能同言于思綰曰：“太尉比与国家无嫌，但负罪惧诛，遂为急计。今朝廷三处用兵，一城未下，太尉若翻然效顺，率先归命，以功补过，庶几无患。若坐守穷城，端然待毙，则何贵于智也。”《洛阳搢绅旧闻记》：赵思綰主蓝田副镇，有罪已发。李公肃时为环卫将兼雍耀三白渠使、雍耀庄宅使、节度副使，权军府事，护而脱之，来谢于李公。公归宅，张夫人诘之曰：“赵思綰庸贱人，公何以免其过？既来谢，又何必见之乎？”曰：“某比不言，夫人问，须言之。思綰者虽贱类，审观其状貌，真乱臣贼子，恨位下未有朕迹，不然，除去之，可也。”夫人曰：“既不能除去，何妨以小惠啖之，无使衔怨。”自后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来参，夫人厚以衣物赐之，前后与钱物甚多。及汉朝，公以上将军告老归雍。未久，思綰过雍，遂闭门据雍城叛，衣冠之族，遭涂炭者众，公全家免祸。终以计劝思綰纳款，遂拔雍城。思綰然之，即令让能为章表，遣牙将刘成琦入朝。制授思綰华州留后、检校太保，以常彦卿为虢州刺史，遣内臣赍官告国信赐之。既受命，

迟留未发。郭从义、王峻等筹之曰：“狼子野心，终不可用，留之必貽后悔耳！”既而从义、王峻等缓辔入城，陈列步骑至牙署，遣人召思綰曰：“太保登途，不暇出祖，对饮一杯，便申仳别。”思綰至，则执之，遂斩于市，并族其家。《东都事略·郭从义传》云：思綰困甚，从义遣人诱之，佯许以华州节钺。思綰信之，遂开门送款，从义入城，思綰谒见，即遣武士执之。思綰临刑，市人争投瓦石以击之，军吏不能禁。是日，并部下叛党新授虢州刺史常彦卿等五百余人并诛之。籍思綰家财，得二十余万贯，入于官。始思綰入城，丁口仅十余万，及开城，惟余万人而已，其饿殍之数可知矣。